



明内

161



張



宇宙學與物理學最新發現証實

佛說宇宙成壞及諸法因緣生

馮馮

設於瑞士日內瓦的「歐洲核子物理研究中心」的一羣世界頂尖核子物理學家，以意大利核子物理學家卡洛·魯比亞博士（Carlo Rubia）為領導的美國與西歐各國科學家一百五十一人，於一九八三年宣佈從實驗發現了「W粒子」（W-Quark）與「Z粒子」（Z-Quark），一九八四年又宣佈在實驗中發現了「頂粒子」（Top Quark），證實了一九七六年美國加州史丹福大學高能加速中心所發現的「頂粒子」的存在。

這些科學新發現，具有重大的意義。極有助於核子物理學與太空物理學完成量子力學，次原子的強吸引力，弱吸引力，電磁作用，與重力等的交互作用的統一理論，模擬物質宇宙從巨大爆炸而形成的狀況，企圖追尋宇宙的起源。

構成物質的最小單位是原子，每一個原子內有一個原子核心，稱為核子，核子是由質子（正子 Proton）與中子（Neutron）所合成，外圍是一羣數目與正子相等的電子（Electron）。但是，

構成這些電子與正子的更微小基本單位，是有形無體近於虛無一物的「微子」與「粒子」，（詳見內明前期拙文「西方頂尖科學走向佛學空觀」）。當代的頂尖物理學家大多數都從研究微子與粒子着手去探討宇宙的構成與形成。

科學家們認為每一個原子之內均存在有六種粒子，或三對粒子，即是「上粒子」「下粒子」，「頂粒子」與「底粒子」，「W粒子」與「Z粒子」。到一九七七年底，科學界已從高能加速分離器實驗器的實驗證實了五種粒子的存在，但是仍有「頂粒子」未獲充份的證據。（詳見上提拙文）。

最近歐洲核子物理研究中心的發現「頂粒子」，補足了上述實驗的虛懸的一角。也是又一次的證實了「次非物質」的存在和證實了物質是從空虛形成，華嚴經說：「世界之初，先成虛空」，經中如來出現品說：「先成無色界，次成色界」。華嚴經遠在幾千年還未有高能加速分離器之時，還沒有電子太空望遠鏡之時

，就已經指出宇宙的構成來源了。這顯然不是初民的豐富想象的產品，而是對於事實的真知。

現代科學家，大多數都已承認物質宇宙之外，還有非物質及反物質等等宇宙。對於我們的物質宇宙的起源，大多數公認是源起於虛空，而發生的起程則是「大爆炸」(Big Bang Theory)及繼生的擴散作用(Expansion)——而初時這是兩派學說，後來才漸漸合而為一套綜合理論。

回顧西方科學家對宇宙起源的學說發展並非一蹴而成，可說是幾經艱辛才掙脫了中古「黑暗時代」的「天圓地方」及「上帝以七日時間創造世界」等等神權思想。

歐西社會思想被神權的教廷控制了十五個世紀，直到一五四三年，才有哥白尼(意人：Nicolaus Copernicus)挺身而出，指出地球是圓的，地球並非教廷所稱的宇宙中心，太陽才是宇宙中心，哥白尼導致科學界對太陽系的認識，但是仍不知道太陽系以外的星系。哥白尼的革命性學說，遭受到教廷的抨擊，並且逮之下獄，終於將他當作妖言惑眾而焚死！

一七八四年，威廉·赫爾斯秋(William Herschel)，製成初架天文望遠鏡，發表觀察太空所得，他指出「太陽系」並非宇宙的全部，只是龐大的一個很大的圓形星系的一員而已。這是西方科學界人士初次認識銀河系。

一九〇〇年，天文學家伊斯敦(Cornelis Easton)發表學說，指出「銀河」不是直綫河流而是一個迴旋的圓形星雲系統，太陽系只是銀河系的旋轉光臂邊緣的一個小小迴旋星系，銀河系才是宇宙。

一九二〇年，英國天文學家哈勞·沙甫理(Harlow Shapley)用統計證實太陽系在銀河系迴旋光臂外緣的位置。

一九二九年，美國天文學家艾特溫·赫伯爾(Edwin Hubble)發現宇宙中有無數迴旋的星雲光漩系統，並且發現各星系不停地離開我們的銀河系，越去越遠。他從天文望遠鏡觀察紀錄的距離變化數字，推斷出來，宇宙在不停地擴展之中。

內明

第一六一期目錄

特稿

宇宙學與物理學最新發現證實

佛說宇宙成壞及諸法因緣生……馮 馮…… 3

專論

從辯證觀點看日本佛教的發展……無 意…… 14

特稿

「正負W粒子、中性Z子與單一噴射能流的發現——可更進一步證明

佛說色空關係」(續完)……馮 馮…… 16

西藏佛教格魯派傳統與西傳……鄭金德…… 22

「大智度論」集粹之四十三

何謂四念處……智 銘…… 27

四眾堂

性相問題探討……單培根…… 30

特稿

試釋迦旃延經……無 虛…… 32

法海拾貝

甬直保聖寺的羅漢像……蔡惠明…… 35

筆譚

談如實知善、不善法……智 銘…… 37

佛教文藝

虛雲和尚(續)……馮 馮…… 40

佛教消息

……編輯室…… 44

畫頁

全部為筇竹寺唐代彩塑羅漢羣像

一九三六年，英國天文學家佛烈特·海勒（Fred Hoyle），發表「大爆炸學說」（Big Bang Theory），指出宇宙的形成是由於一團高能的氫氣團的大爆炸，現階段的宇宙擴展，是大爆炸的餘波，故此各星雲系統不斷地放射般運行向四方進行。宇宙中的氫氣原子無時不在形成，亦無時不在爆炸，各星雲系統不斷地在旋轉。此生彼滅，滅生循環（爆炸毀滅了的星雲系統形成爲新星雲系統。）

一九四〇年，美國天文學家佐治·甘茂（George Gamow）發表「宇宙從空虛無物形成」學說。他認爲宇宙是從虛無一物產生的，從非物質先形成「次原子」的無形粒子微子等等，然後形成原子，進入物質狀況，再進而相聚，到了極大密度，縮壓到極點，發生巨大爆炸，輻射出去的氣體逐漸形成星雲系統。

一九五二年，美國加州巴洛瑪山天文台的天文學家華特·巴德（Walter Baade），使用該台的五公尺直徑世界最大無線電天文望遠鏡，測量及證實星雲系統之間及與地球的距離。建立劃一的宇宙測距制度，也證明了各星雲系統確實在不停遠離我們的銀河系，宇宙確在不斷擴展及擴散之中。

一九六三年，德國天文學家史密德（Marten Schmidt），與加拿大天文學家雷德（Robert Roeder）與戴爾（Charles Dyer）三氏分別發現噴射星雲（Quasars）。

一九六五年，加拿大天文學家約翰·赫金斯（John Higgins）發現太空有微波輻射。證實了「大爆炸」。一九八三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天文學家雅倫·古斯（Allen Guth）發表「大泡泡學說」（Big Bubble theory）將「爲全世界公認的」「大爆炸學說」及「虛無形成宇宙」兩學說更推進一步。

以上只是扼要簡述，其中有些部份新知實需予以畧加詳細討論。

在近兩三年以來，全世界的尖端科學家都分工合作地倍加努力於探討宇宙的形成及其來源，天文學家致力於運用最新的無線電電子天文望遠鏡測量各星雲系統的距差變化，核子物理學家注

視高速分離器所析離出的次原子的最細微的虛體無形粒子與微子。化學家專心分析來自太空的殞石所含的化學元素，高能物理學家研究太空實驗站在太空所截收到的宇宙輻射綫，X光綫及甘瑪綫。相對論學者進一步研究宇宙形成演變的程式。……無論自由世界或蘇聯鐵幕內的科學界，都承認「大爆炸」及「從空虛生成」兩大學說，並在盡力求證之中。雖然其中也不無異說或修正意見。

各星雲旋系的馳散，是由於大約一千五百億年前，宇宙大爆炸的餘力所致。這是全世界科學家所普遍公認的。數學家根據當代已知宇宙天文資料計算，獲得一個推論：這一個宇宙將會擴展散開到一百兆立方光年（一百乘一後面加十八個零100 Trillion）那麼巨大的空間。

但是另有一些科學家認爲我們的宇宙並不是無限大的。美國著名天文學家卡爾·沙崗（Carl Sagan）就說過：「也許宇宙並不是一個開放的宇宙，而是一個封閉的宇宙（Closed Universe）」。

他說的話並非毫無根據，最近許多天文學家說，就算是世界上口徑最大的無線電天文望遠鏡，也頂多只能收到四百億光年爲極限的最遙遠星雲輻射綫，有些天文學家因此懷疑，是不是在四百億光年以外就是空虛無物？是不是就是我們宇宙的邊緣？我們的宇宙是不是好像一個透明的球體形狀？四百億光年以外就是球體的牆？或者是像雞蛋的外殼？這些觀念導致「大泡泡」理論的產生。

還有一個很爲科學界熟知的宇宙物理定律，那就是：任何直線射出的物體或力量，無論穿越過宇宙太空多久，最終必會重回回到出發點，宇宙中並無最終直線，任何直線都終結於圓圈（請參閱內明前期拙作「淺談因果律」），我曾經指出過這一宇宙運動定律，可比作拋出去的飛曲尺（澳洲土人的弧形飛尺般莫靈（Boomerang），終必飛回原處。我指出因果律是由於宇宙運動律。

我認為：我們的這一個物質宇宙，形似圓球，這是不會錯的推論，運動的最完美形態是圓形，各星雲漩系是圓形旋轉的，各漩系裝在一個更巨大的透明圓球內，這巨大的宇宙圓球也在不斷旋轉之中，這個宇宙巨大圓球，是物質的，它的周圍邊緣是物質進入非物質的接壤，這可說是物質宇宙旋轉力量的迴向牆，就像雞蛋的外殼，蛋內物質旋轉，到了雞蛋殼內層就自然迴向。轉來轉去，仍在殼內。這就是所謂「封閉宇宙」的情形。可是，我們的物質宇宙的外殼，並非有形的，它實在是受到外面四方八面包圍着它的虛空的非物質的平均壓力所形成。

當代頂尖科學家們到現階段只認識到我們的宇宙是封閉的球狀大泡泡，但是還不知道這個大泡泡之外的無限虛空之中，還有無數的大泡泡，而這一層無限虛空，也只不過是無數層次的虛空而已，虛空是無窮盡無限大的！這是我的認識。

偉陀經中說：「宇宙是一個大泡泡，無限虛空中有無限數的泡泡，每一泡泡都有大智慧生命的存在。」

這就是佛經所說微塵數佛土內法界均有佛在說法。

上文我說虛空的平均壓力形成我們這一個物質宇宙的迴旋為球形，成為封閉宇宙，但是虛空無限之中仍有無限數的封閉宇宙，虛空非物質也會有壓力嗎？我認為有的，我的推論並非毫無科學根據。

一九八〇年，蘇聯莫斯科大學的「理論及實驗物理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 Experimental Physics, Moscow)宣佈從實驗中發現：微中子(Neutrino)，這個無形無體的次原子的非物質，能夠穿透任何物質，一道就算十億公里厚的鉛牆或鋼牆，也不能阻攔微中子的穿透。微中子穿透它，就像是穿過一層薄霧一樣，每一粒微中子，荷有十四到四十五個「電子伏特」(Electron volts)的電力與壓力！(一顆正子或名質子，它的壓力是此數的三千萬倍！)

加拿大安大略省桂府大學(University of Guelph)物理學家約翰·辛浦森(John Simpson)及其助手科學家們，隨之證實了

微中子確有壓力，每一顆在五十個「電子伏特」以內——「微中子」初次在一九三一年由奧大利物理學家頗利(Wolfgang Pauli)發現，一九五六年由美國洛斯·阿拉漢科學實驗研究院(Los Alamos Scientific Laboratory)的兩位物理學家，克來德·考文(Clyde Cowan)與弗烈特·連斯(Fredrick Reines)所證實存在。(詳見拙文「西方尖端科學走向佛學空觀」)。

上述這幾位加拿大科學家，同時還發表新發現：所有的次原子結構單元——正子，中子，電子，光子，重子(Protons, Neutrons, Electrons, Photons, gravitons)等等，彼此之間都有相互的作用，或則結合而成為原子，或則被其他原子吸收，或則被其他原子再次射出，但是，微中子則是獨立的，可以單獨存在，而且充滿於外宇宙的虛空之中。

芝加哥大學的太空物理學家，大衛·殊拉默(Astrophysicist David Schramm)亦於一九八二年發表理論說：微中子是有壓力的，在宇宙外的虛空之中，有無限無數的微中子瀰漫着，相聚着，匯合成為巨大的壓力，聚成也許有六千萬光年直徑那麼大的圓形大泡泡形狀。微中子的壓力，極可能是使到物質宇宙成為「封閉宇宙」的力量之一，微中子可能是宇宙之間最具有主宰巨力的非物質。

我們的物質宇宙，既是一個封閉的圓球或蛋形個體，那麼在這個體以內的億億萬萬個星雲漩系，顯然是經過「大爆炸」之後，從一個極極高能的中心或球心向四方八面迸射擴展，各自旋轉形成，它們的噴射，從短距來觀察，是直綫的，從整程來看，則是飛射到宇宙大泡泡外殼盡頭即轉彎，成為拋物綫狀，終於成為圓圈形的運動路線，如此不斷運動着，循環著。這是因果律的本源力量。我也敢這樣斷言：天文學家所發現各星雲漩系逐漸遠離我們的銀河系，其實只是各星雲漩系在不斷循環運動，它們將會回歸的。要證明這一點，並不困難。只須在一隻巨大的玻璃圓球中心內燃點一隻爆竹或「火花」，觀察它爆炸之後，它的火花與彩烟如何在圓球內噴射流轉循環。這樣，也許就會多少獲得宇宙

大泡泡大爆炸的大致情形。不過，我要再提醒的是，這不是唯一存在的大玻璃圓球，還有無數的圓球或大泡泡，超級宇宙還是無限無窮盡的！並非有窮的，西方科學家所說的「封閉宇宙」，其觀點也仍然是局限於我們這一個物質宇宙，並未觸及在宇宙之上更大更無限的超級宇宙空間，更未論及超級宇宙以上還有更超級的宇宙，永無窮盡！我的認識，我深信將來的科學家將會一步一步予以發現及證明，我對於宇宙、超級宇宙、超超級宇宙，由小到大的不斷的包涵的泡泡，這些認識的來源，是佛經與最新宇宙科學知識的比較。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的斯卡波洛分校（Scarborough College）的太空物理學家菲立浦·郭隆保（Philip Kronberg）經過多年的分析從人造衛星搜集的外太空輻射能——這些是未經地球大氣層吸收或過濾過的——他獲得一個結論：在各星雲漩系之間，存在着稀薄的氣體，而且在這個宇宙泡泡外面四方都有充份的非物質氣體，其壓力足以封閉這一個物質宇宙！

在麻省劍橋的（Cambridge, Mass. U.S.A）哈佛大學的哈佛史密生尼安太空物理學研究中心（Farvard-Smithsonian Center for Astrophysics），有一位太空物理學家華來斯·特克（Wallace Tucker）說過：成團成串的星雲漩系，像處女座星座（Vergo Constellation）有超過兩千座星雲漩系聚在一起，這是很常見的情形，各串組星旋之間的相互吸引力，恐怕並非最主要的相聚力量罷？一定另有未知的不可見的什麼東西在維繫着它們，甚至於在一個旋系內的個別星體的運動，也好像有着一一些無形的什麼力量在影響着它。

芝加哥大學的太空物理學家殊拉模（David Schramm）認為微中子是物質與非物質之間構成最微單位，它們的存在構成虛空的空間，從美蘇兩國的科學實驗發現，微中子的數量，在比例上，是無窮盡的，在體積上來說，是由電子的一百億份之一那麼微小。

西洋社會，從公元世紀開始，十多個世紀中，一直受到羅馬天主教廷頒定的聖經舊約創世紀的影響支配，認為是上帝創造萬物及世界，上帝在水面行走，先造光明次造黑暗，次造空氣，日，月，人類與動植物，並且認為世界是平面四方的，天是圓的，世界四邊的盡頭邊緣外面是黑暗可怖的大海，又認為地就是世界的中心，太陽和月亮是繞着地球而轉的，天上一切星辰都是繞着地球而轉動。

這些原始的宇宙觀，被奉為圭臬，不容侵犯。中古時代的歐洲，陷入神權至上的著名「黑暗時代」，民智難開。

公元一五四三年（中國明憲宗時代），意大利威尼斯大學的數學家哲學家哥白尼古斯（Nicholaus Copernicus）發表學說指出地球是圓的，太陽才是宇宙中心，地球繞日而轉。此說招致他的橫禍，他被捕下獄，被控為妖言惑眾，終被焚死，其學說遭教廷痛斥為邪說。

一六〇〇年，意大利哲學家布魯諾（Fiordano Bruno）發表學說，認為太陽並非宇宙唯一的中心；只不過是宇宙無數星系之一而已；地球也只不過是太陽系內的行星之一，布魯諾因此學說被教廷指為妖人，將之燒死示眾。

西洋對於宇宙的探討，從此停頓。直到一七八四年，荷蘭學者赫斯秋（Hachel）用自製的天文望遠鏡發現太陽系是圓碟形的星雲系統銀河系的一部份。又直到一九〇〇年，英國天文學家伊里斯敦指出銀河系是一個迴旋不已的星雲系統，太陽系位於一隅。一九二〇年，哈佛大學天文學家沙甫理指出銀河系具有旋臂的，在我們附近的一大撮繁星，其實是旋臂的一組星系。直到一九二四年，美國天文學家赫伯爾在加州威爾遜山上用當時最新式的直徑兩公尺半天文望遠鏡，初次發現宇宙不停擴展散開，除了我們最鄰近的星雲旋系之外，一切星雲旋系都不停地飛離我們。

赫伯的劃時代學說「宇宙擴展學說」震動了當時的科學界，世人開始注意到宇宙的遼闊無邊無際。

赫伯隨即於一九二九年發表各星雲旋系的測距方法及紀錄，他提出用光譜分析測量天文的，至今仍被公認為最佳的方法。

我們都知道，日光射過三菱鏡（三面的玻璃）以後，產生折射作用，白光分爲七種顏色。假如我們向迎面射來的陽光噴灑水霧，霧中就出現七色的虹彩，也是這個折射分光原理。從分光可知道光內原來含有七色，更知道有肉眼看不見的紫外線與紅外線。

科學家利用這個原理，把無線電天文望遠鏡收到從太空深處的星雲射來的光，放大分光，印成光譜，現出七種虹彩般顏色。分析這些光譜，就可判斷出星雲旋系的距離是遠是近，更可分析出來星雲所含的化學成份，因為每一種化學或礦物元素，各有其光譜的特點。

用光譜測量星雲的運行速度與距離，原理很簡單。

當我們看見一列鳴鳴鳴笛的火車從遠處奔馳而來到我們面前時；火車的汽笛聲很高很尖，當火車越過我們，離開我們，漸漸遠去，它的汽笛聲音也隨之降低了音調，越去越低沉。

光的速度也有類似火車汽笛的變化情形，一個星雲旋系越遠離我們而去，它所放射的光，自然是漸漸弱了，在分光譜上所見，它的光譜越來越趨向紅光的一端，換言之，分光譜上面，紅光部份面積越大，就是說星雲旋系越去越遠。再從分光譜的變化計算光速標準；我們就可算出這個星雲旋系距離我們多遠。當然，動輒以千萬光年計算。換言之，它的光，經過好幾千萬光年才射到我們地球。即是說，我們所看見的星雲旋系，已經是幾千萬年以前的它了，並非現在的它！

到了一九四九年，美國天文學家巴特接長美國加州巴洛瑪山天文台，運用最新的五公尺直徑無線電波天文望遠鏡，重新再測量各星系的距離，更加改進確定分光測距制度，測量也較前更精確了，比方說，測量銀河系最近的鄰居，安德魯美達星雲旋系（Andromeda Galaxy），就發現它的距離比從前測得的遠了兩百萬光年。

到了一九五零年代，巴特已經用測距紀錄來成功地證實地建立了「宇宙擴展學說」，也都爲全世界科學家所公認，從此一學說，又發展出「大爆炸形成宇宙」學說。

一九四八年，約翰斯·霍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兩位物理學家勞夫·阿爾忽（Ralph Alpher）及羅拔·赫爾曼（Robert Herman）發表他們的數學計算，認為銀河系中心正在以光速移動，離開其形成之位置。兩氏預計出分光譜上紅光部份越來越增的數字。兩氏認為此乃「大爆炸」的餘力。

一九六五年，在美國紐澤西荷默地（Holmdel）鎮的貝爾研究實驗室（Bell Laboratory）的兩位物理學家·阿諾·潘齊亞（Arno Penzias）及羅拔·威爾遜（Robert Wilson）用最新式設計的微波天文望遠鏡收測銀河系中心，證實了上述阿爾忽與赫爾曼兩氏用數學預計出銀河系中心移動的紅光增大數字。由是證實了「大爆炸」學說之正確，潘齊亞與威爾遜兩氏因此一研究成就而榮獲諾貝爾物理獎金——兩氏是收到了大爆炸銀河系形成一千五百億年以後傳來的回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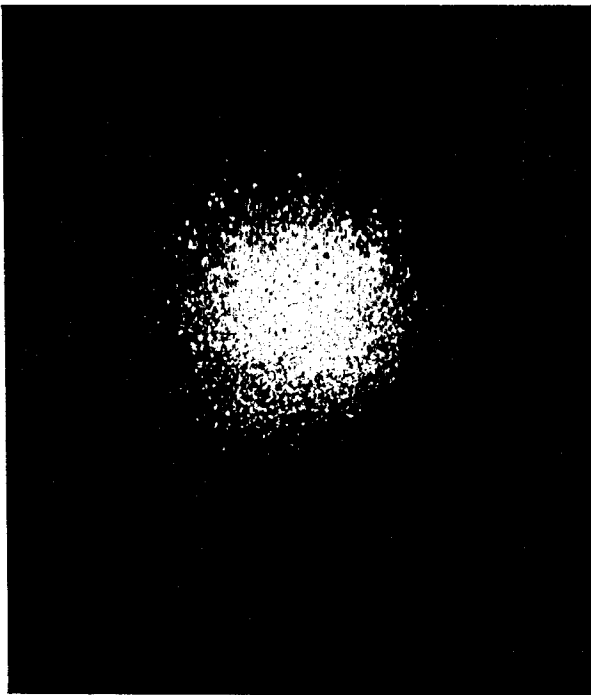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三年，德國天文學家史密德與加拿大天文學家雷德及戴爾三氏，分別發現噴射星雲（音譯「規沙」Quasars），這些非常遙遠的星雲旋系，大多數遠在一千二百億光年以外，它們的光要經過一千二百億年才射到我們的地球，發現的噴射星雲旋系，已是一千二百億年以前的面貌而非今時之形了，這些怪異的星雲旋系，有奇怪的噴射直綫光團，從旋系中心射出，好像一支箭或彈道，它的光譜上的紅光移動部份很大。

上面說過，美國潘威兩氏科學家收到我們的銀河系中心一千五百億年之後傳來的回音，可以推斷現今的宇宙可能一千五百億年前形成。那麼，這些遙遠的噴射星雲旋系之羣，位置在那麼遠，可能就是宇宙大爆炸射出的一批一批前驅，從觀察它們，也許可以知道宇宙的形成起源和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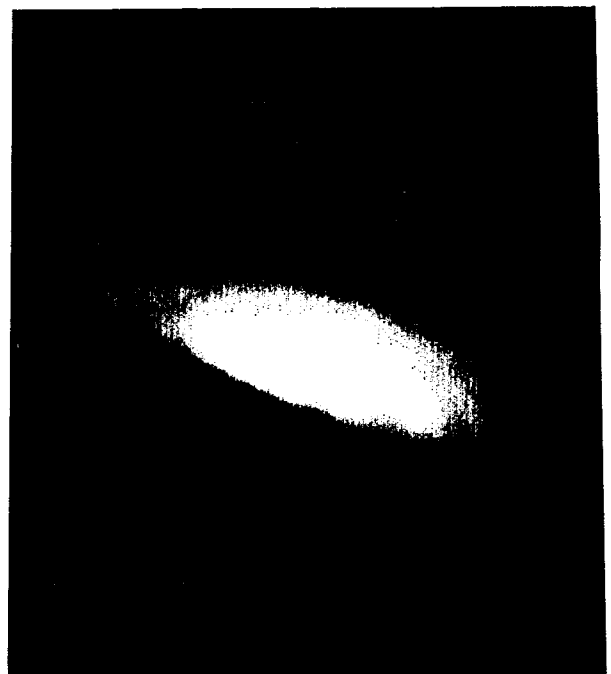
上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羅德與戴爾兩氏，發現遙遠的噴射星雲旋系有很大的體積，比以前天文學家想象大得多，不過似乎

是很稀密度的什麼物質。這些巨大噴射星雲旋系射來的光被那一座跟我們僅三十億光年的噴射星雲旋系所吸收了不少，所以看來的體積大小，可能較真實的大小會少了很多倍，就拿這座三十億光年外的噴射星雲旋系來說，它也比我們的銀河系大了一百倍！這個發現，已被普林斯敦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天文學家們所重測予以證實。

加拿大西岸維多利亞（Victoria）市的多明尼安天文台（音譯 Dominion Observatory）天文學家約翰·赫金斯（John Hopkins）發現，在他所觀測過的二十九座噴射星雲旋系的中心，都有一團圍繞着光明中心的靄霧，他疑心這些是巨大的無形的高能虛空，或為「黑洞」（Black Hole）一類的非物質虛空，可能是這些巨大無比的虛空的非物質高能放射出強大的輻射，形成星雲旋系中心放射出巨大強光的噴射直綫光炬冲宇宙。霍金斯說：「我們所見情形，可能是星雲光旋正在形成之中的過程——就是：星雲旋系從強度高能虛無之中形成！」



↑ 至，星團一是看近，「星顆一」看遠
於佈遍，雲星顆這。球星個萬十有少
。內系旋雲星他其宙宇和，內系河銀



↑ 個一是知才看近，霧光團一看遠
。系旋雲星

霍金斯的發現，對於「宇宙從虛空無物中形成」的學說，具有很強有力的支持，科學界重新再衡量此一學說，同時也感受到又有新的疑問：星雲旋系在衰老時期是否會變得暗淡和安靜一些？它們是從虛空漸漸形成呢？抑或是突然大爆炸形成？我們的銀河系是否曾經是一個噴射星雲旋系？

加州威爾遜山天文台（Wilson Mt. Observatory）天文學家荷頓·艾爾柏（Holt Arp）對於噴射星雲旋系紛紛顯示的紅光轉移增大情形，他有另外的學說。他認為那未必就是距離越來越遠，也可能是由於星雲衰老爆炸而噴射光炬及紅光。確實，當一顆星體衰老時，會逐漸從年輕的藍光轉為衰老的紅光，最後迸發全部殘餘能力，突現白光，縮小爆炸而毀滅，天文學家稱之為白矮星（White Dwarf）。

不過，絕大多數天文學家都公認光譜測衡天文距離準確，宇宙確在不斷擴展之中。

但是，擴展是否無限的呢？抑或是有限的？

有人主張是無限，有人認為有極限，加州科學研究所（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科學家阿倫·山第茨（Allan Sandage）主張宇宙的擴展是無限的，另一位科學家詹斯根（James Gunn）則說：「宇宙是無限大的，誰能觀測得盡？」

一九八五年，美國的太空穿梭機（Space Shuttle）飛上太空，運用最新式的直徑二點四公尺太空無線電波望遠鏡去探測太空，將會獲得比地面天文台所收到更精確清楚的太空星雲圖片，全世界科學家都寄望於這座耗資五億美元的太空望遠鏡去找尋星雲旋系與噴射星雲旋系的謎底，更盼能探查那些外太空的虛空非物質。

在現階段，世界各著名天文台都攝得許多「噴射星雲旋系」與「無線電波星雲旋系」（Radio-galaxy）的照片，舉例說，美國海勒天文觀測台（Hale Observatory）攝得的一座噴射星雲旋系，天文編號為「M八十七號」，就是一個典型的噴射星雲旋系，而且是一座「無線電波星雲旋系」。它噴射出的強烈光炬，長達一萬光年，那光炬的來源是接近中心的一環非物質的無線電波所噴射出的高速高能極細微電子，形成強大磁場。從虛無之中射出物質，這是不思議的，然而這是事實，為舉世科學界所承認。

M八十七號旋系具有雙重身份，它的噴射光炬仍然是可見的，它的無色無形的旋系部份則不可見，只有無線電天文望遠鏡才收得到見得到。

芝加哥大學太空物理系用無線電天文望遠鏡收得的一些噴射星雲旋系照片，却是完全虛無不可見的，我們肉眼不能見到它們，普通的照片也顯示不出來。只有用特殊技術印出來才成為肉眼可見的星雲旋系照片。其實它們全都是物質的旋系，它們都是由無線電波組成的一團一團高能的非物質旋系！



→ 一座噴射星雲（Quasars）

這些照片，證明「超宇宙」中「非物質宇宙」的存在。也證明了非物質的高能超過物質。這道理很簡單，我們不是也知道無線電波，微波，雷射光束等等次非物質的高能嗎？為什麼還要懷疑「超宇宙」中的非物質宇宙及空間的存在？

無色界的非物質，絕不是肉眼所能看見的，無色界的宇宙之羣，已經逐漸為當代頂尖的天文學家與太空物理學家，核子物理學家等等新一代科學家所認識，他們各自致力於實驗去證實無色界的存在，雖然他們的肉眼看不見非物質無色界的能，他們的科學儀器可以感覺得到，可以紀錄得到，可以憑着感覺來翻譯成可見的照片，讓肉眼看到。

一般人總因肉眼不見就不相信非物質的能的存在。但是科學家不因肉眼不見而不信。科學家從實驗和間接的接觸之中，從太空物理現象等等途徑，認識了無色界。

相對論是今日舉世公認的宇宙物理定律，但是，當初愛因斯坦何嘗肉眼看見「相對論」？他的靈感是超過常人的想象力的。

近年來核子物理學家發現粒子，但是他們當中誰肉眼先見過粒子是什麼形狀？他們都能以虛心來研究，從實驗結果證實了無色無形的粒子，微中子等等非物質的最小單元的存在。可是，直到如今，誰要想拍攝一張粒子照片，像拍攝人像或風景那樣，那仍是不可能的。只有高能高速分離器才分析得它們出來。由於它們的反應有徵，科學家就認識了這些肉眼所不能見的非物質是組成多元超宇宙的一環。

我們常人去照X光檢查身體，人人知道X光的存在及其作用，可是若不印出照片來，誰知道這無形的射線能射透人體把骨骼都照出來？X光射透人體，人哪有感覺？我們都知道無線電波存在，但是誰肉眼看得見它？若不去拍電報，若不打開收音機收聽無線電台廣播音樂，怎肯相信無線電波確有其存在？我們都知道有紫外線，紅內線，甘瑪線，鐳射線，核子輻射線，可是誰肉眼

看得見？

否定非物質存在的人，不妨先從接受X光無線電波紫外線等非物質的無形無色的存在入手。對於無色界的認識，是需要領悟的，也並不是文字所能傳遞的。

無形的電磁場，無色的非物質宇宙，都不是物質觀念根深蒂固的人所能夠信服的，可是並不因其不信服而不存在。量子力學，光波，次原子的強力，弱力，電子軌道……等等，都不是肉眼能見的，但是它們都存在，科學家若不相信它們，不逐一去實驗發現，今天，我們仍將停留在古老黑暗時代相信地球是方的由一隻巨大的海龜背着支持。

著名的麻省科學工學院（MIT）一位物理學家威斯柯夫（Victor Weisskopf）說：「量子力學是我們肉眼看不見的非物質能力，可是並不因它是不可看見我們就不能認識及相信，在科學上，幾乎每一件事都是超過你的直接經驗的。」

他又說：「我們必須打開心眼來認識科學。」

大樓炭經卷一，閻浮利品第一（西晉沙門法立法炬合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舍衛祇樹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衆比丘飯已，後會於講堂，坐共議言，可怪未曾有，是天地何云破壞，云何成就？……」

佛告諸比丘，諦聽善念之，今爲汝說！……諸比丘如一日月，旋照四天下時，爾所四天下世界，有千日月，有千須彌山，有四千天下，四千大海水，四千大龍宮，四千大惡道，四千大金翅鳥，四千惡道，四千大惡道，七千種大樹，八千種種大山，萬種種大泥犂，是名一小千世界，如一千小世界，爾所小千千世界，是名中千世界，如一中千世界，爾所中千世界，是名三千世界。悉燒成敗，是爲一佛刹。」

大樓炭經卷五災變品第十二：

佛語比丘，天地有三災變，何等爲三？一者火災變，二者水

災變，三者風災變，是爲三災變……爾時，四大天下及八萬城諸大山及須彌山，皆嶽巖動搖……譬如脂膏著大火中，即無烟亦無餘矣……所有非常無堅固乃如是，是爲老極，故當創厭達至解脫自然之道……須彌山王盡破壞，無復有焦土處，諸泥犁一切皆破滅盡已，畜生禽獸皆復盡已……後人皆死盡，四王天，忉利天，焰天，兜率天，無貢高天，他化自在天，梵迦夷天，人皆滅盡……！索久久大風起，名曰來柯沙，上行至故第十六天上，閃壞敗破散滅盡……大風復吹破壞消滅，悉盡天下日月所照中萬物……天地共遭大風災變時竟一劫後，復更始生之法……復如遭火災變後，復更始生一劫竟成……！

大樓炭經卷六天地成品第十三：

「佛語比丘：天地破壞，更始成之後，人皆在第十五阿衛貨羅天上，其天上人，以好喜作食，各自有光明神足，其壽甚久長……其時無有日月，亦無星宿，無有晝夜，亦無一月半月，亦無年歲，窈窈冥冥無所見……！劫名爲災壞時，有四時因緣，一者久在地盡使火起，二者久火盡使水起，三者久水盡使風起，稍生後天地成，從成復敗如，環無端緒……。」

一起世經（隋朝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卷一，閻浮洲品第一：

「……佛告諸比丘云……世間成立，世間散壞，世間壞已而復成立，世間立已而得安住……如一日月所行之處，照四天下，如是等類，有千日月所照之處，名爲一千世界，千世界中，千月，千日，千須彌山王……千三十三天，千夜摩夜天……，一切世間，各隨業力現起現成……此千世界，猶如周羅，名小千世界，諸比丘！爾所周羅一千世界，是名第二千中世界，如此第二中千世界，以爲一數，復滿千界，是名三千大千世界，此三千大千世界，同時成立，同時成已而復散壞，同時壞已而復還立，同時立已而得安住！如是世界，周遍燒已，名爲散壞，周遍起已，名爲成立，周遍住已，名爲安住，是爲無畏一佛刹土……」

「……須彌山上，有三十三天宮殿，帝釋所居，三十三天已上一倍，有夜摩天所居宮殿，夜摩天上，又更一倍，有兜率天……兜率天上……有化樂諸天……又更一倍，有他化自在天……又更一倍，有梵身天所居宮殿，他化天上，梵身天下，於其中間，有魔羅波旬諸天宮殿，倍梵身上，有光音天，倍光音天上，有遍淨天，倍遍淨天上，有廣果天，倍廣果天上，有不羼天。廣果天上，不羼天下，其間別有諸天……名無想衆生……倍不羼天上，有不惱天，倍不惱天上，有善見天，倍善見天上，有普現天，倍普現天，有阿迦尼吒諸天宮殿，阿迦尼吒已上，更有諸天，名無邊空處，無邊識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如是界分，衆生居住，是諸衆生，若來若去，若生若滅，邊際所極……。」

起世經卷九，劫住品第十一：

「佛語：諸比丘，於世界中，有四無量，不可量，不可稱，不可思議！

若天若天，世中算數，欲取其量，經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若干百千年，若干俱致年，若干百俱致年，若干千俱致年，若干百千俱致年，終不可得。

何等爲四？諸比丘！

若世界住，此不可得算計而知，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若干百千年，若干俱致年，若干百俱致年，若干千俱致年，若干百千俱致年。

若世界住已壞，亦不可得算計而知。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若干百千年，若干俱致年，若干百俱致年，若干千俱致年，若干百千俱致年。

若世界壞已復起，此亦不可計算而知，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若干百千年，若干俱致年，若干百俱致年，若干千俱致年，若干百千俱致年。

若世界成已住，此亦不可算計而知，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若干百千年，若干俱致年，若干百俱致年，若干千俱致年，若干百千俱致年。

諸比丘，此等名為四種無量不可量不可稱不可思議，若天若人，無有算計而能數知，若百千萬年，若百千萬俱致年者！

……所有世界，轉住轉壞，無有間時，或有轉成，或有轉壞！……」

佛說長阿含經第二十一卷分世紀經三災品第九章（後秦佛陀舍耶共竺佛念合譯）：

「佛告比丘：有四事長久無量無限，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云何為四？

一者，世間災漸起壞此世時，中間長久無量無限，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

二者，此世間壞已，中間空曠無有世間長久迴遠，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

三者，天地初起向欲成時，中間長久，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

四者，天地成已，久住不壞，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是為四事長久無量無限，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

……

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

佛說：「諸法皆因緣展轉相生。」（佛說大生義經——大宋鴻臚卿傳法大師施護三藏譯）

從佛說諸經來看，可見佛陀對於宇宙的循環及多元複度虛空世界，都已早有很明白的科學說明。用古典物理學來衡量或用世俗無知的井蛙之見來看佛語，是不知佛語宇宙真相的奧妙的，但若用最新越來越進步的宇宙學及太空物理學，量子力學等等頂尖科學的知識來看佛語，就會知道佛語多麼精妙深奧地開示了宇宙的真相及真理。

（完）

（上接第34頁「試釋迦旃延經」）

我爾時語諸比丘言：我已知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然我不喜聞一切諸行、空、寂，不可得，愛盡，離欲，涅槃。此中云何有我，而言如是知、如是見，是名見法？我爾時作是念：是中誰復有力堪能為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我時復作是念：尊者阿難今在拘睢彌國瞿師羅園，曾供養親觀世尊，佛所讚歎，諸梵行者皆悉知識，彼必堪能為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善哉！尊者阿難！今當為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時尊者阿難語闍陀言：「善哉！闍陀！我意大喜，我慶仁者能於梵行人前，無所覆藏，破虛僞刺。闍陀！愚癡凡夫所不能解，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諸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汝堪受勝妙法，汝今諦聽，當為汝說。」時闍陀作是念：我今歡喜，得勝妙心，得踊悅心，我今堪能受勝妙法。爾時，阿難語闍陀言：「我親從佛聞，教摩訶迦旃延言：世人顛倒，依於二邊，若有，若無。世人取諸境界，心便計著。迦旃延！若不受，不取，不住，不計於我，此苦生時生，滅時滅。迦旃延！於此不疑，不惑，不由於他而能自知，是名正見如來所說。所以者何？迦旃延！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則不生世間無見，如實正觀世間滅，則不生世間有見。迦旃延！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集。所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謂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惱」。尊者阿難說是法時，闍陀比丘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爾時，闍陀比丘見法，得法，知法，起法，超越狐、疑，不由於他，於大師教法得無所畏。恭敬合掌白尊者阿難言：「正應如是，如是智慧梵行，善知識教授教誡說法。我今從尊者阿難所，聞如是法，於一切行皆空，皆悉寂，不可得，愛盡，離欲，滅盡，涅槃，心樂正住解脫，不復轉還；不復見我，唯見正法」。時阿難語闍陀言：「汝今得大善利，於甚深佛法中得聖慧眼！」時二正士展轉隨喜，從座而起，各還本處。



從辯證觀點看日本佛教的發展

（宗）

一、導言

辯證是一種正反合演變的過程。從這一觀點看來，佛教基本上是奧義書①之反，奧義書以為在這變幻無常的世界之核心有個永恒如一的「梵我 atman」，佛教興起，其所倡言，乃與此梵我之教大相逕庭。

「佛家以存在為不連續的、割裂的、貧乏的，復斥（普遍統一的）實體為虛幻②。」

據此看來，佛家似乎是斷滅論者，奧義書提出真我以為解脫之道，那麼佛教的解脫之道何在呢？這得在涅槃中求答案，「佛陀以最明白的言詞肯定涅槃的存在；其教旨及精神訓練的精義胥在於此③。」因此我人未可執佛教文獻中否定涅槃的說法而遽認涅槃為不存在，諸如無佛無眾生無涅槃之言，至多只能視為解脫去縛的方便而已。徹底地說，否定涅槃的存在，佛教就不成其為佛教。假如我們於涅槃的有或存在無所置疑，涅槃就必然是「永恒如一」的；換言之，涅槃與梵我無以大異。因為佛教所以認現象世界為空或不存在就是因為現象世界是無常變化的，同時三苦中的行苦說的就是無常是苦；假使涅槃是無常變化的，涅槃豈不是苦而非樂嗎？這也使涅槃之永恒成為必然的結論。可見佛教所提出的解脫和奧義書的解脫實基於同一意念，即為此無常世間提供一永恒之物；由是佛教不免淪於恒常論。

，谷本觀。

無意

邏輯上的排中律造成一種困境，迫使宗教導師在斷常之間作一抉擇，沒有中間路綫可走。因此佛陀對佛涅槃後的存滅問題保持緘默；恐言其存則導於常見，言其滅則導於斷見。若超越邏輯而於此問題答以佛涅槃後亦存亦滅或非存非滅似較圓滿，但執於亦存亦滅又不免是一種肯定，落入斷見，同理，執於非存非滅不免是一種否定，落入斷見。是以惟有沉默乃為真正的超越。沉默的真義乃在其超脫理性的衝突以達於絕待的不可說性。默提 Murti 說：

「這是他的中位 Madhyama Pratipad，中位的意義不在其為處於（正反）兩端之間的一個第三位置，乃在於其超升兩端之上而為無位之位（合）④。」

那麼，創立辯證法之功實歸佛陀。然而歷史的事實是：佛陀並未常保緘默，不且他開口，就得於正反斷常之間有所取捨，何以作此取捨而違其本心呢？這就涉及佛家與真實究竟同等重要的一個觀念！權巧方便。佛如良醫，應病與藥，佛同良師，因材施教，常以救斷，斷以救常。所以，這個「無位」之教倒成了「無所不位」之教了。

「所有不同色彩的哲學思想——從唯物到唯心——都在佛教裏找得到，所以我們不妨說，諸家哲學在印度重演了兩次——一次在數個印度教的體系裡，一次在不同的佛教派別裏⑤。」佛家宗派依

發展先後，可以粗畧地分為四期：小乘、中觀、唯識及密宗。

小乘，或初期佛教，保存否定「人我」的傳統，而以諸法（六根、六塵、六識等）為真。僧伽是一羣人依某些戒律共同生活，其所崇奉的導師同為人類中的一分子。佛陀涅槃後的存在與否是一疑問；因此，小乘佛教代表的是一種多元論及唯物論。

從小乘到中觀是由多元論轉為絕對論的過程，為森羅萬象立其統一的法性，由以引入佛陀三身之說⑥。此期的佛教名為小乘，對中道（中位——無位之位）的傳統重行肯定，因而拒於「絕對」作任何描述，也不將之印證經驗世界的任何事物，這就是所謂空性 *Sunyata*。中觀於梵我與無我兩說並行批判，是以為超乎兩說之上的教派。吠檀多的有我說是一正，小乘的無我是一反，至中觀則超越正反而為一合。

中觀之後為唯識，以諸識為現象的本體。唯識宗既是絕對論又是唯心論，適為小乘的多元論和唯物論之反；其絕對論受啟於中觀宗，然其唯心論嚴厲批判空性之說，以識心為絕對而不以空性為絕對，以此說來，唯識是「揚棄」中觀的產物，即揚中觀的絕對論，棄中觀的空性說以成一新宗派。

印度佛教的第四期是密宗。密宗是個大熔爐，融合諸宗以成家，它基本上持絕對論，所表現於外的則是一種咒語、儀式和禮拜的奇特混合⑦。

日本佛教的發展同樣經過正反合的演變。「日本傳統彙編」所說的一段話，便可看作先有一「正」，而後為「反」所取代，而後（合）又取代了「正、反」的過程。

「研究日本佛教史的人很容易得到一種印象，以為日本各佛教教派代表的是佛教發展中不同的時期，他可能因此想像，奈良時期的各教派為其後的天台和真言所取代，天台和真言接着又為中古時期的各流行教派得取代⑧。」中古以後是德川幕府時期；德川時期和以前各時期的差異在於此期的佛教沒有重要的新派成立。究其原因，大抵由於佛教中已經少了對立的力量間的相互激盪衝突。

我們所應注意的是，由正而反而合所經歷的往往是「揚棄」

的過程，因此正與反與合並非截然各為一物，彼此之間表現的實是異而無以大異，同而並不全同。

「揚棄」是黑格爾辯證法中的重要概念，他認為：

「在辯證過程中遭否定的東西並不因此化為烏有……否定（奧伏赫本 *aufheben*，揚棄）一字在我們（德國）的語言中具有雙重的意義，一方面它意味著保存、維持，同時它也意味著使停止、使結束……因此遭否定的東西同時也被保存，被否定之物失其顯著的特徵，但並不因而消滅無踪⑨。」

我在敘述本文時，特別置意於新派於舊派何所否定，何所保存，但是未必明白用到這類字眼，要由讀者自行尋繹。

「保存」在日本佛教中意味着兩件事：

①儘管新派成立，舊派仍能保存不失，持續存在。

②舊派仍然以某種方式保存於新派之中。

自然，舊派既與新派同時並存，也就不能不受到新派的影響而有所變革。

註釋：

① 奧義書 *Upanishads* 包括兩百五十篇形上學論文，成書約在公元前八——七世紀之間，參看金永雲作，無意譯「印度宗教之探索」首篇首章首節，載內明一三二期。

② 默提 T. R. V. Murti，「佛家中觀哲學 *The Central Philosophy of Buddhism*」，一九六〇年倫敦，頁十。

③ 同書，頁四七。

④ 同書，頁四六。

⑤ 希理亞那 Hiriyanna，「印度哲學大綱」*Outlines of Indian Philosophy*，頁一九八，引於默提同書頁十五註。

⑥ 默提，同書頁五。法、報、化三身中的法身乃基於法性而立。

⑦ 同書頁六一七。

⑧ 狄百瑞 Wm. Theodore de Bary 編，「日本傳統彙編 *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一九五八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頁一五二。

⑨ 普蘭特 Raymond Plant，「黑格爾 Hegel」，一九七三年布魯明頓印地安那大學出版社，頁一四三。

一九八四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震撼全球科學的——

「正負W粒子、中性Z子與單一噴射能流的發現

——可更進一步証明佛說色空關係。」

馮瑞

（續上期）

至於世尊所說四十大「龍宮」，愚意認為不可被世俗所傳說的「龍」形象所限制，很可能世尊所指的是外太空的各種「太空艙」，「太空基地」，「太空站」，「太空城市」，「太空殖民地」等等由高等智慧生命所造成的居處。世尊所說的四十大「金翅鳥」，未必就是真正的鳥類，「鳥」而有「金」翅，很可能是些太空穿梭飛機或火箭，世尊所言八千種種大山，很可能是宇宙中的各種太空飛石或不完整的星體，萬萬種大泥犁，愚意認為是指「彗星」之羣，彗星是發光的星體氣團，所過之處，犁起太空的氣體和星體的波動，就如大泥犁之犁動泥土，所述的泥犁都縱廣二萬里，烈火高熱（見大樓炭經卷二大泥犁品第四之一），可證。

世尊當日講佛法，開示的對象絕大多數是印度各國邦的窮苦勞工和農人，多數是文盲，沒有什這科學知識。世尊為令他們瞭解，勢必運用他們所習見熟知的事物來作譬喻，因此，把「山」來譬喻星雲旋系中心或星體太空飛石，用大海來譬喻無限大的太

空，用「鳥」來譬喻太空飛機，用「龍」來譬喻太空船。如果我們接受這種推斷，那麼，世尊所講的三千大千世界等等無限大的世界宇宙，和這些上述的「山」「鳥」「龍」之類，就明白地吻合相互一致了。世尊講的斷非局限於我們這個地球的情形，更不是局限於印度的情形。世尊講的，若從今日太空科學眼光來予以重新分析，很顯明地是指的太空宇宙的。

大樓炭經災變品第十二，記載著世尊詳述宇宙災變的情形，有云：「大亂風起入大海三百三十六萬里，波三百三十六萬里，世間有七日出，燒炙四大天下及八萬城，諸大山須彌山王，皆煙出……皆巍巍動搖，須彌山王四千里一崩墮，八千里萬二千里萬六千里……而崩墮……諸須彌山王盡破壞，諸大泥犁一切皆破滅……」凡此都符合星雲旋系的爆炸的烈焰巨風噴射情形。

該卷又載佛說：「……有風名僧竭周匝四面吹水，其上波起生厚沫，化作七寶交露……造天人宮殿……亂風轉以世間中央，造須彌山……」，這些敘述，看似神話，但若以當代尖端太空物理學說「大泡泡學說」來看它，就會驚奇地發現佛說的泡沫形成

光明中心（須彌山），竟似「大泡泡學說」所講的大宇宙中心爆炸後，強烈噴射出泡泡，各別成爲一個星雲漩系中心。（詳見內明前期拙文大爆炸與大泡泡學說）

當然佛經不是現代的科學教科書，但是，沒有什麼理由非得看見佛經使用現代的物理化學名詞，才可相信佛經內也講宇宙科學。拙文也無意把佛經硬改爲現代科學教科書，實際上，佛經比現代科學教科書更先知宇宙的奧秘，只是用古代的通俗常識字眼去表達而已。

我在多篇拙文中不厭其詳反覆地用現代尖端物理學來試證金剛經及心經的「色即是空」及「空即是色」概念，有人批評謂「色」字不能當作「物」解，故此不能也不應用科學來證實色即是空。又說佛學是超越一切的，不應牽強附會地硬拉科學，論者自有其高見，我不擬辯論，不過，佛經內把宇宙分爲「色界」「無色界」，這樣說來，「色」字當然是除了其佛學特定意義之外，也含有物理上的「物」的意義，「色界」可說是物質界，無色界可說是非物質界，中外很多科學研究者及佛學研究者對此似都同意的。「色」並非純粹是抽象的概念而已。說到佛學「超越一切」學問，作爲一個佛教徒，我自然同意此說。不過，佛學亦是宇宙的一部份，科學是研究探討宇宙真理的學問，和佛學真理是殊途同歸的，爲什麼研究佛學不可以講用科學去試證或解釋。

我並不是唯一的從事科學求證佛學的人，已經有很多比我更深入科學及佛學的學者早已在努力用科學求證佛學。英美法德各國，甚至蘇聯的無神論科學家都在用新科學比較佛學，都發現佛學的真理與尖端太空物理學接近。日本的著名科學家物理學家松下眞一的大作「法華經與核子物理學」尤其能夠精闢地分析佛學內涵的核子物理學與太空物理學，松下眞一非但是一位有卓越成就的物理學家，也是一位深入佛經的佛學大家。他的大作，令我傾倒拜服，我寫了科學論文試證佛學將近十年了，現在才拜讀到松下眞一的大作，看到我的拙作論文的觀點很多都與松下眞一不謀而合——雖然還比不上他的精闢獨到及深入。我心中感到非常

振奮，松下眞一的研究，和蘇聯物理學家龐德柯波爾等科學家的發現，令我感到我的研究方向並沒有錯誤。

英國的科學家，如F·赫依魯，H·邦第，F·歌爾特等，都認爲宇宙是從「無」生「有」，這和佛說的「空生萬法」，「空即是色」是相近的見解。松下眞一的多年共同研究者德國的物理學泰斗E·P朱爾頓博士，創立了「創造之場」理論——「場」的能量是空虛的，但是會從空虛轉化爲物質的質點。

松下眞一說，宇宙的構成成分有正元質點與其對稱的反元質點，有正宇宙，就有相對的反宇宙，正物質與反物質相撞時會發生爆炸變成高能的強力「光子束」，他又說虛的世界與有的世界是相通可互換可互相轉變的。這些意見都極獲我心（拙文以前亦多次提出過同樣的見解）。

現在從魯比亞博士的實驗，更可以證實這種「空」生「有」，「有」生「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正確性。上面提及的W粒子，Z粒子，和夸克之類，科學家都承認它們是虛無無實體的質點（詳見內明前期拙文）。W與Z的發現，正是高能物理學的又一件大事，也是又一次證實了宇宙由大爆炸產生形成，從空生有。亦即是證明了華嚴經三十六卷寶王如來性起品三十二之三所提佛說「虛空悉爲一切萬物所依……一切三千大千世界依虛空性，無色界衆生處，色界衆生處，欲界衆生處，此三界悉依虛空……火劫起時，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所有，皆悉熾然燒盡無餘……大風起名曰壞散，悉能壞散磨滅大千世界（這是宇宙大爆炸的另一寫照，或是星雲漩系爆炸的情況）」。

該篇偈云：「一切三世間，欲色無色，離我及我所，安住於虛空。」

三世，就是「過去」、「現在」、「未來」，「色界」是有形有質的物質世界，欲界是有情有欲的生命世界，主觀及客觀，遠或近，都與空相通，來自空，歸於空，W與Z粒子的瞬息存在，只有幾千分之一秒鐘，就歸於真空，不正是符合佛經說的曇花一現嗎？不是如金剛經說的如露，如電，如幻嗎？不是又一次證

明了佛說的空與色的關係嗎？或者仍會有人覺得這是牽強附會，到底是要怎樣解說才破得了其無明我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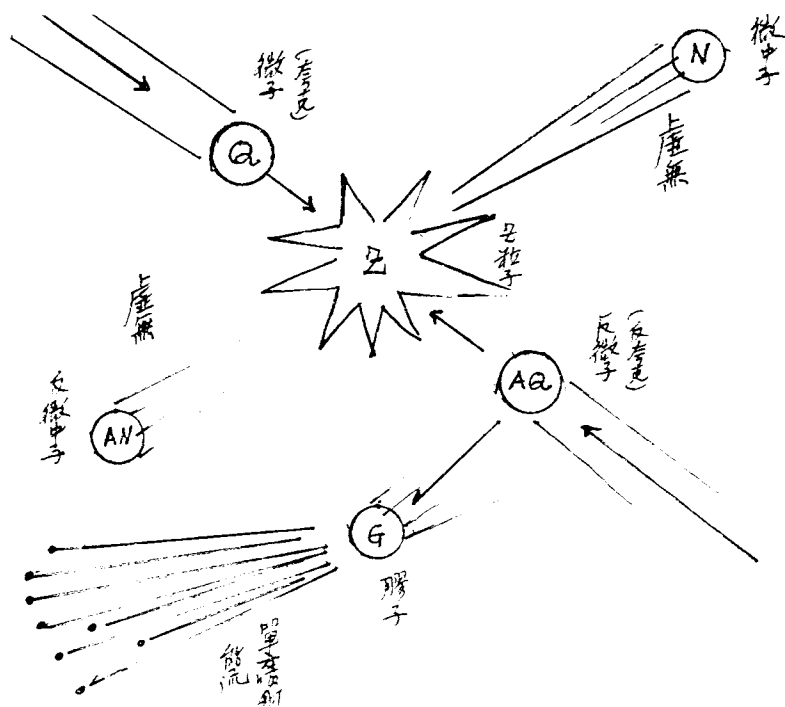
我們不妨再回到「歐核」的W與Z粒子發現過程與原理上去，越多瞭解科學，會越有助於悟契佛經的觀念，所以下面的介紹應該不算是多餘的贅文。

一九八三年夏天「歐核」的地下第二組(UA-2)的各位科學家發現加速器出現奇異的異常粒子幻象，瞬息即滅，無法證實是否粒子，該組成員整個秋季都在研究此一幻象。無法獲得答案，秋末到耶誕，又再發現異象，但仍乏充足的證據可斷定為粒子出現。直到一九八四年一月，一位原籍伊朗的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研究生穆罕默德(Muhammad Muhammadi)，在實驗內獨自當值，觀察加速器內的情形。他用一個由電腦控制的透視錄影超速器的終端室儀器(稱為Megatek)，檢視質子與反質子互撞的情形。他發現：當正質子與反質子相遇之後，兩者全部化為虛無的「純能」(Pure energy)，純能旋即又轉變為新的質點，在一百萬份之一的「百萬份之一秒」鐘之後，又立即消弭化為較細微的質點及放出輻射。其廢物(debris)殘餘飛到電子偵測器(electronic detector)內。巨大的電腦計算機系統予以分析，將其過程予以重新整理。以立體映象放映在銀幕上，以供物理學家研究。將每一段的撞擊爆炸都分別予以標示為「事件」(event)。

午夜以後，穆罕默德驚愕於看見電腦銀幕上重組出「事件A」的標題及立體圖形——互撞的質點放射出空虛的能力噴射流(energetic jet)，在其內隱藏有一個高速的重電子「末子」(muon)，在噴射能流的相反另一邊的互撞點(collision point)，本來是應該出現某些相對性質點的，都是空虛一片，一無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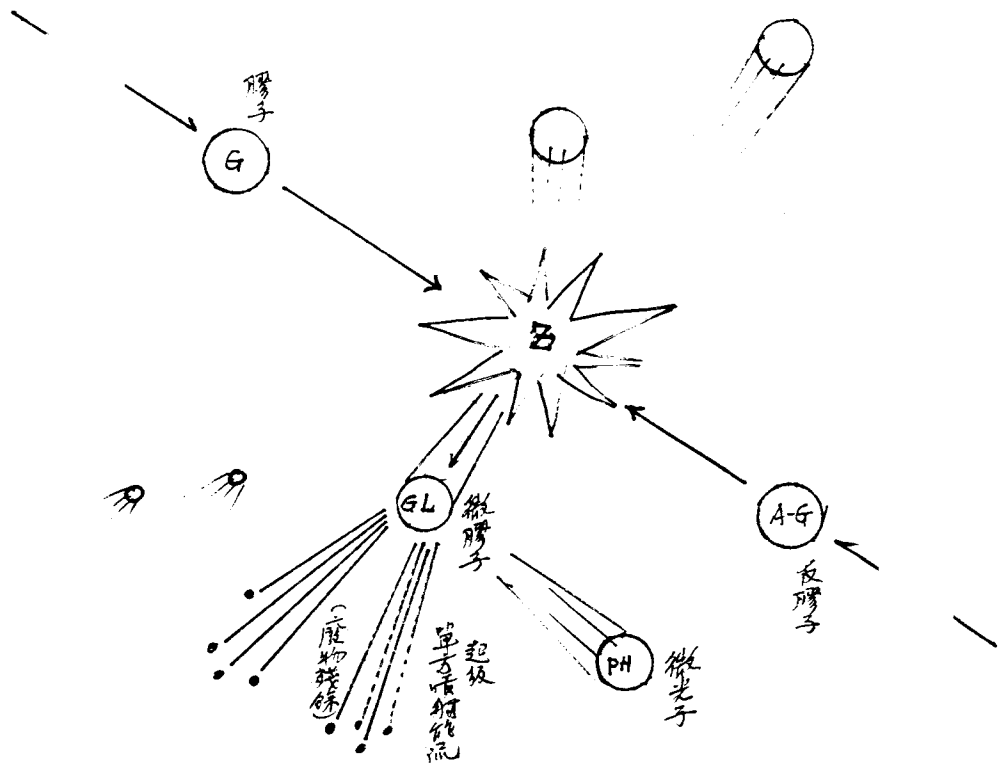
這種單方噴射能流(Monojet)的情形極不尋常，穆罕默德起先以為是偵檢器失効，經過一小時的研究之後，他決定須要找人幫助。他請到了同事的哈佛大學一位年輕副教授詹魯夫(Jim

Rohlf)來鑒認。詹魯夫到「分析室」來重檢電腦，所得的重組報告結果亦如前述——在噴射能流相反方向完全是一片「空虛」！(見附圖)。



↑ (三圖) Z粒子的發現

反質子的射流，與來自相反方向的質子射流，相撞之時。反質子內的反微子(Anti-quark)與質子內的微子(Quark)相撞而形成Z粒子(圖中的爆炸形Z)，反微子放出膠子(Gluon)中的G，膠子形成噴射能流。而在另一方面，Z粒子分解為「反微中子」(Anti-neutrino)與「微中子」(Neutrino)，兩者都是虛無實質的。於是膠子噴射能流，亦是「單方噴射能流」，(原理與圖二相同)，此種物質與空虛相通的關係，又一次證明了佛說的色空關係。



(Super Monjet) 成形的流能射噴級超(四圖) ↑

這是另一個實驗，再進一步證明了「空」與「色」的等稱關係 (Super-symmetry) 「空不異色，色不異空」 「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當質子與反質子相看相撞之時，質子內的膠子 (Gluon) 與反質子內的「反膠子」 (Anti-gluon) 相撞，形成 Z 粒子，旋即分解為微膠子 (Gluon)，每一微膠子旋即分解為兩個「微子」

(夸克) 及一個「微光子」 (Photon)，「微光子」化為烏有！而微子則化為噴射能流，(一道或兩道，但亦是單方噴射能流)，在另相反方向是「空虛」！此種情形，稱為超級單方噴射能流現象。

作者馮馮繪圖說明

這種出現「空虛」的奇象是無法解釋的 (因為從學理上來說，在撞擊後正質子與反質子的互撞之後，在一邊的互撞點出現什麼粒子，在相反的一邊互撞點也必會出現相對的東西)。兩氏將觀測結果向魯比亞報告。

一九八四年二月，這件物理學奇蹟，已經傳遍了全世界物理界！「UA-2組」的主任達流拉與狄里拉兩氏不得不將報告書公開於世。同時，魯比亞領導的「UA-1組」也加緊研究。

「UA-2組」一共發現兩次不同的異象，後來「UA-1組」也發現好幾次異象。但仍以「UA-2組」第一次發現的為最奇特。

魯比亞在華盛頓發佈新聞時稱：「UA-1組」也發現了數次類似「事件」，但仍以「事件A」為奇觀及最難解釋。這種奇異現象是超越了W粒子及Z粒子的——我們看見的是：在一邊有某種能力巨大的噴射氣流，而在另一邊則是空虛無物的真空，這是和基本物理法則不符的。根據物理法則，「能力」必須保留 (energy must be conserved)，因此，在這一邊出現噴射氣流，在另一邊也必會出現均等的相對氣流或什麼東西！我們的儀器很巨大，有重達兩千噸的合成金屬足以收禁每一粒質點，不致有洩漏。但是儀器內那一邊就是虛無一物，無跡可尋！」

魯比亞說：「這種神秘的「能力失蹤」情況，可能有幾個成因來源，最大的可能就是「微中子」 (Neutrino) ——這是虛無實質的一種質點，也沒有電荷，能夠以光速飛行，能穿透任何物質，與任何物質互為作用 (Interact)，能穿透數兆億英里厚度的鉛，更別說實驗室的偵檢儀了。但是，在此種多次實驗中「消失

的能力」事件，並不似是有「微中子」在作怪。他認為最大的可能性乃是製造成了一些未知的新質點，是新的物理學！

實驗的物質化為絕對真空虛無！這發現正是又一次更積極證實了佛說「色不異空」，「色即是空」，「空不異色」，「空即是色」，著了「文字相」的人硬要把「色」字含義之一是「物質」的可能性予以摒除，硬要說「色界」並沒有「物質界」的意思，硬要把佛學中的宇宙學真理剝除，把佛學從宇宙脫離，把佛學變成只是相當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修養修德格言，這種受到儒家影响的，狹窄的見解，是把佛學降級縮小得太過了！等於把「物理學博士」降貶為「茶博士」，持此種狹窄眼光的人，可能是無法接受我上述的超時代的萬能核子物理學發現趨向佛理的！其實，佛理是超級宇宙的構成成份之一，和宇宙物理是相通的，從宇宙物理去再發現佛理，不失為一個良好的捷徑。為什麼非要把宇宙科學視為與佛學對立的呢？為什麼不許談科學？為什麼把佛理局禁於欲界內渺小的人身？使佛學淪為功利主義的修身格言而不能導人修行進入更高的境界？

魯比亞的新聞發佈，引起全球科學界的劇烈震撼！不知多少曾獲諾貝爾物理學獎金的物理學家紛紛參與推論這一物化為虛無（色空互通互換）的奇異發現。哈佛大學的核子物理系主任，曾獲諾貝爾物理獎金的格拉紹博士（Dr. Sheldon Glashaw）發表了三篇論文，推論此事件。格拉紹博士在文中推崇魯比亞是物理學的「教皇」，格氏的文章顯然趨向於承認色不異空的真理（此處不擬詳述其論文）。

西班牙瑪德里大學（University of Madrid）的四位理論物理學家：瑪麗亞·赫列洛女士（Maria Jose Herrp），路易斯·伊班尼夫（Luis Ibanez），凱因坦諾·羅柏斯（Cayetano Lopez）及法蘭西斯可·甄杜蘭（Francisco Yndurain）聯合發表論文，推論：正質子與反質子互撞後，產生一個微粒子和一個「微光子」（Photon），微粒子夸克會匯成以「噴射能流」出現，「微光子」是與「微中子」（Neutrino）一樣虛無的，看不見

的，無法偵檢的，會把能力帶走，了無痕跡可尋，於是造成了奇異的異象，在一邊出現噴射能流，在相反一邊是虛無一物的虛空。

在「超級均稱」理論（Supersymmetry）上，宇宙萬物都是由「空」與「有」兩者對稱存在的，有一粒正質子，就會有相對的一粒反質子。有一粒微子，就會有一粒相對的微中子。有一粒「有」的什麼質點什麼子，就會有一粒「空」的相對什麼質點什麼子。而且，「空」「有」之間是可以互換互通的，並不需要任何數學方程式。從這種淺釋，就可見尖端物理學家的理論多麼接近佛理的「空不異色色不異空」，有人譏嘲我為「牽強」「附會」，那是太缺乏研究精神的主觀了！又曾有人以「水」化為「蒸汽」即是「物」化為「能」來否定我說色即是空。但是，水化蒸汽或結冰，只是皮相的溫度引起的物理形相變化，其實並非原子及次原子的核能物理變化，「水」「冰」「蒸汽」都未改變其二氫一氧（蒸汽本身也不是「能」釋放出的才是能），這些物理情形，他並未研究清楚，就拿來作為例子，說「色」字絕不可解為「物」，或者至少也應先多研究物理學才說罷。自然地我的理論也尚未成熟而且很幼稚，到底我在高能物理學，核能物理學及理論物理學上，不停地在追尋新知，在佛學上也盡力去學習之中，我寫的並非純出於宗教熱忱的附會強詞。還有人批評說，科學永遠在革新，新陳代謝，今日的新論，明日可能就不適用了，又說，連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都被認為是不適用了。又說，達爾文的「進化論」也過時了。所以不應以科學來佐證佛學。這些也是未曾真正下過功夫去研究的皮相之論。

今日高能物理學的大多數設備，包括超加速器，核子撞擊，和太空科學，太空船，核子武器，光束等等新發明，都建基於「相對論」，如果相對論是錯誤的，那麼多的新太空研究，新物理成就，就都不該成立了！今日最發達的生物遺傳工程學的成就，奠基於「進化論」，如果進化論過時，那麼，生物遺傳工程學，新考古學和地質學在地層及海洋地殼的種種新發現的進化證據（包

括魚類化石的最新發現），就都早就給科學界否定了。爲什麼還不能不斷發揚呢？我覺得我們不應因咽廢食，科學的不斷變動，是事實，但是有些科學真理是不變的（除非宇宙本體已經在變化），若以現階段的宇宙情況——即是我們所知我們存在的時間內的宇宙——至少，「相對論」，「進化論」和「超級均等論」等等，尚不會變化，拿它來對證佛理，應該不是什麼大逆不道的事，也不是牽強附會的事，我也不是唯一「一廂情願」的人，多少世界上的尖端科學家，佛學家都在向這樣的方向探討着。

物理學家所發現的宇宙構成是基於一種超級的均等對稱的「有」「無」並存關係，我認爲佛理的「空不異色」，即已早指出此種關係。有些學者硬要把「空」「色」學說局限於修行觀念上去，不容許我用之解釋宇宙物理，那是不合理的，他們硬要把佛學與科學分開，又硬要認爲佛學「超越科學」，所以不容科學扯上佛學，那也是太不能「無我」了！同是宇宙的一部份，同是一樣的真理，互爲表裏的兩種學問！佛學內本來含有科學真理，科學內也含有佛理。佛學是求智慧的，科學是求知識的，智慧與知識是相互爲用的，智慧可增長知識，知識可培養智慧，有什麼誰比誰高呢？不能脫出自我超越感，還像是相信佛法平等的佛弟子麼？

物理學上的超級均等對稱存在理論，當然非一般人所能立予接受，就是科學界也經過十多年才認識它，從狄拉克（P. A. M. Dirac）的發表量子學說（Quantum Physics）至今，才逐漸演繹而成的這種新學說，甚至於連諾貝爾物理獎的得主沙拉模（Abdus Salam）也說：「這是一個極其精微的學說啊。」狄拉克也說：「還未有足夠的實驗證明它啊！」

可是越來越多的實驗，逐漸在證明該一新學說，像上述的「AU-1」及「UA-2」兩組發現的事實就是證據之一。

該一學說發現宇宙的「虛」與「實」的相對存在，符合「相對論」，並發現「虛」的宇宙至少有十一度空間的不同存在（請

參閱「內明」前期拙文第十一度空間的發現），符合了佛經所講的複度多元宇宙。

就是在「歐核」內，各國科學家也並非人人接受此一學說。他們分成三派，一派是完全不信的，完全不接受瑪德里四位學者的預言，第二派對該學說半信半疑，意存觀望。可是第三派相信此一學說——。由理論物理學家那諾波洛斯（Demetrios Nanopoulos）領導一羣深信「超級均等」學說。他們努力以赴求證，他們認爲「單一噴射能流」的異象就是該理論的證據。

「單方噴射能流」的出現，簡單再複述一次；就是：正質子與反質子相撞之後所造成之情形，造成只有一邊有噴射能流，而另一邊則是空虛（依物理法則來說，另一邊應有相對能流）。

我前數年已在「內明雜誌」發表幾篇拙文，預言宇宙中存在着「正物質」「反物質」與「非物質」（空虛）三種均等等稱的多元空間（已收入「禪定天眼通」及「夜半鐘聲」兩書中——天華公司印行），我的推論，到了此時，總算獲得高能物理學的實驗結果作爲明證了，我的推論，是由佛經啟發的。也是基於核子科學智識而來的。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旬，魯比亞飛往英倫，在牛津大學的魯斯福實驗所（Rutherford Lab, Oxford）發表演說，他宣佈「歐核」的「UA-1組」又再數次發現單一噴射能流奇象，並且發現了它的副流（Dijet），但是另一邊仍是一無所有的空虛。

固然，「超級均等學說」，至今仍未完全成熟，也未全面受到物理界接受，但是，在我看來，遲早總會廣泛地獲得支持的。當初，「相對論」出現之初，世界上也沒有幾個人接受。可是今日就不同了，我認爲上述的學說，也將會被世人普遍理解的，也將會帶來與日俱增的物理證據可作爲佛理對宇宙物理先見真知的有力支持。科學與佛學的互相理證，現在才剛剛開始。（完）



西藏佛教格魯派傳統與西傳

鄭金德

一、宗喀巴及格魯派的興起

格魯派 (Gelupa) 的創始者是西元十四世紀佛教大學者宗喀巴 (Tsongkhapa, 1357-1419)。「宗」意為「湟水」，「喀」意為水濱，「巴」為地方。宗喀巴意即「湟水濱人」，即今日青海省湟中縣魯沙爾鎮人。後人尊敬他，不願直呼他的名字，而稱他為宗喀巴。目前青海省的塔爾寺乃是為紀念他而建的。塔爾寺的藏語為「古本」即十萬佛像之意，形容數量眾多。傳說宗喀巴去拉薩求道時間很久，他的母親很想念這個兒子，於是托人給他帶去一封信，並附了一綵白髮，但宗喀巴始終未回老家，只寫回一封信，信裏附有一幅自畫像和一座獅子吼佛像，同時告訴他的母親說：「如果想念兒子就在我誕生的地方建立一座佛塔，安上佛像，並在旁邊種植菩提樹。」他的母親從此發願，終於在1378年建立一座佛塔。後來信徒們又在附近建廟、蓋僧舍，到十八世紀末葉逐步擴建成為大型的寺院，即塔爾寺。塔爾寺是一個包括塔殿、佛殿、經堂、學院、佛塔、活佛公署和僧舍等多重院落落的建築羣，依山就勢，座落在魯沙爾鎮蓮花山坳及溪水之旁。整個寺院的建築形式和裝飾手法，溶合了漢藏廟宇建築傳統。

宗喀巴小時候就很聰明，1360年青海夏琿寺創辦人端珠仁欽 (1309-1385)——「安多文學家」看中了這位年僅三歲，稟性不凡的小孩子，即收留做為弟子。宗喀巴從四歲起入夏琿寺從師學習，直到十七歲進藏求學為止，在夏琿寺渡過了十二個寒

暑。他在端珠仁欽的啟導熏陶下，從小就養成了潛心上學，堅忍不拔的學習態度，在學識上打下了良好的根基。十七歲時與人結伴前往西藏求學，在前後藏各教派寺院訪師問道達二十多年，學問精進，博通顯密，著述很多，名聞遐邇，為全藏族教徒所推崇。

當時正值薩迦派 (俗稱花教) 衰落，各說紛起，一般僧侶不重視佛教經典，不守戒律，而去學習驕奢淫逸，崇尚咒術，甚至吞刀吐火，來驚世駭俗。宗喀巴遂立志改革宗教，乃取迦當派 (Kadampa) 祖師阿底峽 (Atisa, 982-1054) 的宗旨 (迦當派提倡僧人修習應循序漸進，並重視戒律與寺院組織) 採各派所長，並堅決主張先顯後密，重苦修，嚴戒律，禁娶妻，形成一個新的宗教體系名為格魯派。他的信徒戴黃帽，因此俗稱黃帽派或黃教。

宗喀巴接受「彌勒五教義」(The Five Teachings of Maitreya)，戒律 (Vinaya) 及阿毘達磨論藏 (Abhidharma)。他並從烏馬巴 (Umapa) 喇嘛學習中觀思想 (Madhyamika)。宗喀巴覺得這部經典有點困惑，並且發掘這部經典被一些後來評註這部書的古代學者所曲解。他後來發現月稱 (Candrakirti) 的評註是最完美的和最可靠的，他終於在一四〇三年寫了「菩提道次第論」(The Stages of the path and the Mantra)，為世所推崇；宗喀巴佛學知識淵博，在西藏佛教界享有崇高威望。

一四〇九年宗喀巴在拉薩東邊三十英哩處創立了甘丹寺，這個寺院以後就成了格魯派的重鎮所在。一四一四年建立哲蚌寺，一四一七年又成立色拉寺。

在宗喀巴的領導下，格魯派強調寺院訓練和長年累月修習佛法的重要。格魯派認為經過多年學習佛法（大乘、上座部佛教及禪定之後，才能學習密宗。宗喀巴把禁慾主義及寧瑪派早期所加強密宗修行擺在最高位置的價值取向。一般來說，格魯派的傳統要花差不多二十年的歲月於學習經典的學術研究（包括背誦基本經典等），最後始能通過嚴格的辯論和口試方式，取得格西學位（Geshe）——類似西方的宗教學博士學位。格魯派認為唯有多年的學習成果，才能對於佛法，尤其是大乘佛法的旨趣有所洞察和理解如免去執著、發菩提心、慈悲、正見（空見）等。

格魯派的喇嘛們非常重視道德訓練（律）的誓願，這是僧團的基本教訓。在這個基礎上，喇嘛精修研讀佛教三藏經典。換言之，以高水準的方式，來訓練對佛法的認識、內在的禪定工夫，以及嚴守戒律的行為，是格魯派的特色。

二、佛教對空觀的看法

佛教般若學關於「空」的概念是起源於原始佛教對生命及世界的分析。

早期的佛教基本經典「阿含經」認為構成宇宙萬物的基本因素有五種，即色（地水火風及其所造，相當於物質）、受（感覺）、想（思想）、行（意志）、識（精神總體），稱之為「五蘊」（五種元素）。這「五蘊」中的任何一種元素。都沒有一個質的規定性或常住不變的實體（無我），也沒有一個與之相應獨立存在的客體（無我所），並且都是變化無常的；而由這五種元素在不同條件下聚合（因緣和合）所形成的宇宙萬物（包括各種生命），也同樣既不永恒，也不實在；對於生命來講，就難免有生、死、苦惱、成、住、壞、空。但早期佛教尚未把「空」與「無我」、「無常」等分開而加以專門發揮，（空）只着重就事物「無堅實」、「變化無常」來講的。

部派佛教時期，一些部派對「空」的理論有所發展，但一般說來，它們仍注重通過「五蘊」因緣和合的分析而否定有情生命的真實性，即着重論證「人無我」，而沒有徹底否定包括客觀物質世界在內的一切事物和現象——「法無我」。

到了大乘佛教般若學說，對「空」理論，起了很大的發展：「空」不僅是對客觀事物真實性所做的一種否定判斷，而且是宇宙萬物共同所有的本質，是超越空間（高、深）、時間（久、老）和一切條件的絕對，一般和普遍性。

因此，「空」具有下列概念：

（1）人我空，法我空，一切皆空。換句話說，世界上一切事物從本質到現象，包括「人我」（簡稱「我」，指眾生）、「法我」（簡稱「法」，指一切生滅變化的有為法、一切無生滅變化的無為法）皆空，其他如「十二因緣」、「四諦」、「六波羅密」、「阿羅漢」、「菩薩」、「佛」等都空。總之，把宇宙一切物質現象和精神世界統統歸結為「空」。

（2）一切皆空，空即一切。大乘般若學為了創立理論，不以簡單地否定一切為目的，否定現實正是為了充分肯定其新的宗教教義和哲學理論。既然把一切歸結為「空」，在邏輯上來講，「空」就有成為世界萬有統一性基礎的可能，就可以把它規定為世界本體。這樣，「一切皆空」可解釋成為一切皆為「空」的表現或現象；「空即一切」則可說「空」是一切的本體或依據。這樣便順理成章地把「空」解釋為「法性」、「一如」（真如）、「實相」、「涅槃」、「佛性」、「法身」等，從而為以後的大乘佛教建立「真如」、「法性」為本體的宗教神學本體論奠定了理論基礎。所謂「性」或「法性」就是事物的本質或本體。「法性」作為世界的本體是永恒存在的、統一的絕對。可見「空」不是一無所有，不是「零」，而是一種精神性的本體，是法性、真如、佛性等。現象世界雖有生滅變化，但作為其本體的「法性」、「空」是沒有生滅變化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世界萬物也沒有變化，此即所謂「諸法不動」。「空」是佛教所追求的至高精神境界和彼岸世界的抽象概念。

佛教的「空」觀，一面講諸法「變化無常」，說明現實世界變化無常，乃是爲了教衆生不留戀現實世界，不計較現實利益得失；講「常住不動」（諸法不動），是就萬有的本體講的，說超越萬有現象之上的彼岸世界（空、法性、法身）永恒寧靜，則是鼓勵人去追尋這一精神境界。

原始佛教主張通過佛教修行，體認苦、集、滅、道（四諦），達到阿羅漢果位，就可以使個人永遠擺脫生死輪迴，因此把阿羅漢當做修行的最高目標。大乘佛教認爲在阿羅漢以上還有「菩薩」和「佛」更高的修行果位。在「菩薩」修行的過程中，要爲世間一切衆生說法教化，把衆生從苦惱中救度到超越現實的彼岸世界。「菩薩」以此功德，最後成「佛」。

三、宗喀巴的宗教思想

西元第五世紀，印度佛學家佛護，清辨繼承龍樹中觀說，由於對「二諦」（真諦及俗諦）在認識和方法論上的分歧，形成「應成派」（隨應破派）及「自續派」（自立量派）兩支系統。

「真諦」或「勝義諦」在「般若經」中譯爲「第一最要義」或「第一義諦」，意爲出世間的真理。只有具有「般若」智慧的佛教聖賢才能認識；「俗諦」或「世俗諦」，亦譯成「世諦」，意爲世間的真理。按照大乘佛教性空說，「空」或稱之爲「法性」、「眞如」、「佛性」等，做爲世界的本體，具有智慧的菩薩和佛才能認識它，故屬於「真諦」或「第一義諦」，它具有神秘本體的無限性、絕對性和神聖性。而現象世界和人們對事物的正常認識統稱爲「俗諦」或「世諦」，它被認爲是虛幻不實的，說是衆生執着於「四顛倒」（認事物爲常、樂、我、淨）或執着於「名相」、「虛妄」、「憶想」、「分別」的緣故，才把現實世界看成是真實的，並產生種種貪愛執着的感情；衆生因爲有這些執着，所以流轉生死，不得解脫。

按照「般若經」的觀點，菩薩的重要使命是「渡衆生」，菩薩應利用權巧方便（智巧）進入衆生之中，隨機教化，通過「俗諦」（六道輪迴、五蘊、四諦、八正道、六度、各種教派及大小

修行果位），使衆生認識到所執着的一切不過是「假名」，進而領悟「第一義諦」，而得解脫。

從上面的敘述，我們得到如下的概念：

（1）世界的本性爲空，現象世界不過是虛妄的名相或假名，但衆生却執着這些名相，認爲它真實不虛。

（2）菩薩應隨機以「俗諦」進行教化衆生，把衆生從一切「俗諦」名相虛妄中解脫出來，使之認識「諸法性空」，進而領悟「真諦」的至高精神境界。

（3）「俗諦」的「有言之教」是用以達到「真諦」的「無言之教」的方便（權宜、智巧）手段或工具。

因此，佛教的聖（眞）、俗二諦，與「諸法性空」說一樣，都是做爲傳教的目的。

宗喀巴的宗教思想基本上承襲了佛教的中觀派。宗喀巴是整個西藏佛學歷史的綜合，繼承和發展，並以大乘佛教晚期月稱學說爲基礎。融合了瑜伽和西藏諸派教法，由小乘到大乘，兼容並包，顯密並重，以密爲級，歷行律儀，見行相應，主張通過博聞、深思和實踐修證，由顯入密，進而達到成佛境地。在宗喀巴創立格魯派以後，其他教派迅即衰落，不是沒有原因的。「性空」說是中觀派宗教哲學的基本觀點。從龍樹、提婆、佛護、月稱、法稱、清辨、寂護（靜命）、蓮華戒、阿底峽（980-1054）、仲敦巴（1004-1064）等人都闡述過中觀派「性空」說。到月稱時，「性空」被進一步解釋爲「自性空」。宗喀巴對「性空」一批判後，認爲月稱的緣起性空的應成派的見解最好，因爲這一派特別注重於闡釋修證成佛的方法和境界，尤其修習止（禪定）、觀（智慧），都詳細地闡發「性空」旨趣，比較注重聞思經論，對於介紹佛學也比較嚴謹，一反當時藏地重密輕顯，亂修密法的弊習，大爲宗喀巴所欣賞。

中觀派的性空認爲一切獨立存在的實體既非實有，亦非空無，只能通過止觀修證，由「智慧」而徹悟到的一種認識，對世間事物達到這種認識就是空性見，是佛家最高的真實或絕對真理，

宗喀巴更進一步解釋「性空」就是「實性涅槃」，「實性涅槃」就是世間與出世間的結合。佛家認為與涅槃相對應的世間事物是流轉生死的，而涅槃則是超出生死流轉的，兩者就由實相而得到統一，也就是客觀統一於主觀，性空之空與「實性涅槃」的實相是一回事。換言之，認識的對象就是認識本身，「空」存在於認識之中。這種「實性法身」最後被人格化為「大日如來」。這種經由內省經驗而得的「二諦圓融」、「空有相成」的中觀說就是性空說應成派表現其認識論的偉大傑作。

宗喀巴的宗教思想更多集中於解釋人生、闡揚修行成佛之道，更注意世俗事（世間）和出世間的結合，形成具有自己獨立見解的佛學體系，對西藏佛教界引起了其他教派所起不到的作用。

宗喀巴強調學佛要多聞、思維和修證升重。要多聞，必須選擇善知識，依從師教，當然也要靠自己的努力，以形成自己的見解。他的這種學習方法，屬於經院式的思辨，表現對佛學的忠實學風，和研究佛學的嚴謹態度。

宗喀巴強調戒定慧（三學）的重要。他把慧學分成勝義慧（覺悟無我實性）世俗慧（學習世間知識，如醫學，詩學，數學，天文等）及饒益有情慧三種。

宗喀巴在強調聞思的同時，更注重實踐，所謂「深觀廣行」，「見行相應」。止修是為壓服現行煩惱，觀修則在斷除一切煩惱；通過「止」「修」等實踐工夫，而達到堅定慧觀空性見的目的。

宗喀巴繼承阿底峽以來的學佛次第，開創由顯入密的階梯，並規定學佛的人不論利根或鈍根，都要發心求道，由顯教波羅密多乘為因，密教金剛乘為果，不許躐等，不計越顯入密。對下等人學佛，要從生死無常，令生恐懼，相信業果，自修五戒十善；對中等人學佛的人要講明輪迴痛苦，發出離心，深信四諦、十二因緣、修戒定慧（三學），遵守戒律，這是小乘道；對上等人士學佛，要求發菩提心，守菩薩戒，行六度，四攝的菩薩道，由勤修止觀，離常斷見，滅我法二執，實證空性而得解脫，這就是大乘道。但顯教祇能證得菩薩果，欲成佛者還得修行密教。宗喀巴

將為佛的循序漸進次第，做了合適的安排，可以說是近代佛學界的教育家。

無論顯密，都要求嚴守戒律，禁止蓄髮、娶妻，則是宗喀巴思想的重要部份。

總之，宗喀巴的宗教思想，是出於龍樹、月稱的大乘佛學，對前人有未盡的意旨有所闡發，並加以選擇和系統化，特別反映在格魯派僧侶的學經制度、寺院組織之建立，一方面削弱了西藏宗教內部派系的分歧，另一方面促進了西藏的政治統一。宗喀巴創立的格魯派後來逐漸取代了西藏佛教的正統地位，使西藏政治結構改觀。

四、格魯派佛教寺院制度的特色

（一）寺院教育制度

1. 前言

西元747年赤松德贊迎請印度那爛陀佛教大學的著名學者寂護（Santarakshita）來藏傳弘佛教，但受到當時西藏本土宗教的抵制，寂護建議赤松德贊再請蓮華生（Padmasambhava）入藏弘法。749年在拉薩南邊建立了三耶寺（Samye Monastery），並度「七覺士」，建立初步僧團。赤松德贊以後的七、八十年間，佛教文化（譯經、建廟、邀請印度學者入藏傳教）空前發達。直到十二世紀時，寺院遂在西藏各地建立起來。西元1409年宗喀巴建立甘丹寺（Gaden Monastery），他的高足隨着也建立哲蚌寺（Drepung Monastery）及色拉寺（Sera Monastery）而成為佛教文化化的三大重鎮所在。

這些佛教寺院大學大體都具有相同的一套行政體系，學制方面也已制度化。西藏的寺院大學學制不僅通行於全藏，而且影響到喜馬拉雅山區的拉達克（Ladak）、錫金（Sikkim）、不丹（Bhutan）、北及外蒙古、蘇俄的布里雅特（Buriats）及卡爾瑪克蒙古（Kalmyks），也波及青海、新疆、四川、雲南各省與西藏為界的邊陲地區。

2. 任命與資格

寺院大學的精神與組織大體上是民主的，住持以學問和修行成果而成為最高領導人。唯一不民主的是活佛（Spunl-sku or Tulku）——轉世喇嘛的存在。僧官之選拔亦根據個人才能為選擇之標準。高級僧官最後任命權由達賴喇嘛決定，寺院的教職員工則由寺院的住持任命。

3. 任期與薪金

任期因各寺院而異，但一般的情形是這樣的：僧官以1—6年為期，住持則從3年到6年為限。

寺院學生不必繳學費，僧官亦不受祿俸，僅由寺院大學提供吃住罷了，但僧官受到很高的尊敬。

4. 寺院入學

入學是公開的。在西藏每個家庭以送子入寺院為僧為俗尚和榮耀，結果造成了西藏有百分十八為僧侶，百分之二為尼僧的人口比率。

通常在六、七歲時便入寺為童僧（剃頭並穿僧袍），並覓得親友為保護人，以便處理一切教育問題。住持有權測驗童僧的能力和程度，以便安排入學於何種班級。

5. 訓練方式

剛開始時，寺院的訓練并不太嚴格，有時童僧還可以回家數天探望親友。童僧逐漸長大後，便開始學習佛經。大多數的學僧一生大都過着虔誠的宗教生活，但亦有些學僧破戒而過一般百姓的生活方式。

6. 教育制度

教育制度因寺院之不同而稍有變化，但一般情形都先教童僧藏文之讀、寫，然後再教藏文文法，同時每天也要背誦一些佛教經文。教育學生文法、閱讀、寫作是手段，教授學僧佛經才是目的。

通常在當地接受小學教育之後，學僧就發願成為沙彌，而後被送往拉薩學習佛法，並正式成為僧侶。

7. 課程安排

寺院大學包括學習下列學科：

- (1) 般若學 (Prajnaparamita or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 (2) 中觀思想 (Madhyamika or the Middle Path)
- (3) 戒律 (Vinaya or the Canon of Monastic Discipline)
- (4) 現象學 (Abhidharma or Phenomenology)
- (5) 形上學 (Metaphysics)
- (6) 邏輯 (Logic and Dialectics)

以上學科一般人需要花二十年時光才能學完。

8. 教育方法

學生必須學習背誦經典，並學習辯證法以使用來跟老師對答佛教經典，學生與學生之間亦經常私下討論佛教教義。最後才是沉思與禪定的省察功夫。

9. 考試制度

考試通常以口試行之。初級班課程大都測驗學生記憶經典的能力；高級班的考試則以集會辯論方式行之。考試官可以選擇任何題目向被試者探試，被試者必須提出合理的答辯。格西 (dge-bsho or Geshe) 是最高學位，等於西方的哲學博士學位。

10 財政來源

寺院的財政主要靠寺院放領土地，商業活動的收入，債權關係，政府、貴族及商人的資助，個人捐獻及信徒的宗教奉獻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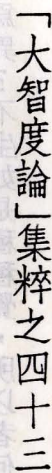
11 前途出路

寺院教育的宗旨并不以獲取職業為目標，而是在追求宗教知識及內在心靈的開悟。

能力低的畢業生，可從事於各種勞力工作；能力高者亦可從事於藝術、音樂等工作。

具有高度才能的學者可以留在寺院大學裏面繼續追求宗教知識，並有機會升到很高的職位。

(未完)



智銘

萬嶽，以曼姑，岐畏卧內於顯察，本末顯察。父岐將錫爵畏顯，
隨骨顯顯，顯顯顯土。岐畏此畏，顯以顯史，令人立顯，憂與
爵畏顯者，夢顯顯察，畏其不爵，衰於顯我，顯顯具顯，
顯。

何

因顯不令顯者，自是自顯，無顯顯顯，顯岐草木，曼姑內於顯，
主，亦無顯者，畏者，我者，受者，出空顯者，
苦常顯者，不爵自者。

謂心靜五寶：戒、息、不、勤、空。無常、苦、空、無我、破四

念

處

智銘

梨，執持衣鉢，飲食、臥息、坐立、睡覺、語默，入禪、出禪，亦常一心。如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內身中循身觀，以不可得故。菩薩摩訶薩內身中循身觀時，一心念：入息時知入息，出息時知出息，入息長時知入息長，出息長時知出息長；入息短時知入息短，出息短時知出息短。……菩薩摩訶薩內身中循身觀，勤精進一心，除世間貪憂，以不可得故。

菩薩摩訶薩觀身四大，作是念：身中有地大、水大、火大、風大。若立若坐，觀此四分，內身中循身觀，以不可得故，觀內身，從足至頂，周匝薄皮，種種不淨，充滿身中。作是念：身中有髮、毛、爪、齒、薄皮、厚皮、筋、肉、骨、髓、脾、腎、心、肝、肺、小腸、大腸、胃、腰、尿、屎、垢、汗、淚、涕、涎、唾、膿血、黃、白痰、疣、肪、脂、腦、膜。如是觀身，從足至頂，周匝薄皮，種種不淨充滿身中，髮毛、爪齒、乃至腦膜。如是觀內身，勤精進一心，除世間貪憂，以不可得故。

菩薩摩訶薩若見死人身，一日二日，至於五日，膨脹青瘀，膿汁流出。自念：我身亦如是相、如是法，未脫此法。如是內身中循身觀，勤精進一心，除世間貪憂，以不可得故。若見棄死人身，若六日，若七日，烏鵲鵬鷺，豺狼狐狗，如是等種種禽獸，瓜裂食之。自念：我身亦如是相、如是法，未脫此法。如是內身中循身觀，勤精進一心，除世間貪憂，以不可得故。」

行者依十二種觀，從此定心，先來三種邪行，若內、若外、若內外。破三種邪行，是故有三種正行。有人著內情多，著外情少；有人著外情多，著內情少；有人著內外情多。是故說三種正行。

又自身名內身，他身名外身；眼等五情名爲內身，色等五塵名爲外身。如是等分別內、外身。

行者先以不淨、無常、苦、空、無我等智慧觀內身，不得是身及相：若淨相、若常相、若樂、若我、若實。內既不得，復觀外身，求淨、常、我、樂、實亦不可得。若不得便生疑，我觀內時於外或錯，觀外時於內或錯，今內外一時俱觀，亦不可得。

是時，心得正定，知是身不淨、無常、苦、空、無我，如病、如癰、如瘡，九孔流穢，是爲行廁，不久破壞、離散、盡滅、死相；常有飢渴、寒熱、鞭杖、繫閉、罵詈、毀訾、老病等，諸苦常圍繞，不得自在。

內空無主，亦無知者、見者，作者、受者，但空諸法，因緣和合故有，自生自滅，無所繫屬，猶如草木，是故內外俱觀。

循身觀者，尋隨觀察，知其不淨，衰老病死，爛壞具處，筋骨腐敗、磨滅爲土。如我此身，覆以薄皮，令人狂惑，憂畏萬端，以是故，如身相內外隨逐，本末觀察。又如佛說循身觀法。

不生身覺者，不取身一異相而生戲論。衆生於是身中起種種覺：有生淨覺，有生不淨覺，有生瞋覺，念他過罪；有人觀此身，身爲何法？諸身分邊爲一、爲異？不生如是種種覺，所以者何？無所利益，妨涅槃道故。

勤精進一心者，餘世事巧便，從無始世界來，常習常作，如離別常人易，離別知識難。自不一心勤精進，此不可得。一心勤著，不休不息，是故說勤精進一心。

除世間貪憂者，貪若能除，則五蓋盡去。行者遠離五欲，出家學道，既捨世樂，未得定樂，或時心生憂念，如魚樂水。心相如是，常求樂事，還念本所欲，行者多生是二心，是故佛說當除貪、憂。說貪即說世間善，以相應故。

初觀不淨者，人身不淨，薄皮覆故，先生淨相，後生餘倒。以是故，初說不淨觀。蓋衆生多貪著欲，取淨相、瞋恚、邪見不爾故，是以先治貪欲，觀不淨。

念身四威儀等者，先欲破身賊，得一心人，所爲之事皆能成辦。以是故，先尋澤其身所爲、所行，來去、臥覺、坐禪，觀身所作，常一心安詳，不錯不亂。作如是觀察，以不淨三昧易得。身雖安詳，內有種種惡覺觀，破亂其心，以是故，說安那波那以防覺觀。身既安詳，心無錯亂，然後行不淨觀，安隱牢固。若先行不淨觀，狂心錯亂，不淨反作淨相。佛法中，此二法名甘露初門。

不淨觀者，所謂菩薩摩訶薩，觀身如草木瓦石無異。是身外四大變爲飲食，充實內身：堅者是地，濕者是水，熱者是火，動者是風。是四事入內即是身。是四分中，各各無我、無我所，隨趣四相，不隨人意。苦、空等亦如是。

若坐、若立者，臥則懈怠，身不動故，心亦不動。行則心亂，身不靜故，心亦不靜。欲以眼見事況不見，行者觀身，是四大不名爲身，所以者何？此四而身一故，又四大是總相，身是別相，若外四大不名爲身，入身中，假名爲身。我不在四大中，四大不在我中。我去四大遠，但以顛倒妄計爲身。用是散空智慧，分別四大及造色，然後入三念處，得入道。

又此身從足至髮，周匝薄皮，反覆思惟，無一淨處，髮毛等乃至腦膜，畧說則三十六，廣說則衆多。行者身業因緣，結實成身。是身中種種不淨，不淨充滿，必當敗壞。若他來害，若當自死，此身中但有屎尿不淨，種種惡露等。

已觀內身不淨，今觀外身敗壞，是故說二種不淨：一者、已壞，二者、未壞。先觀己身未壞有識，若結使薄，利根人即生患厭。鈍根結厚者，觀死人已壞，可畏可惡。若死一日至五日，親里猶當守候，是時禽獸未食，青瘀膨脹，膿血流出，腹脹破裂，五臟壞爛。屎尿臭處，甚可惡厭。行者心念：此色先好，行來、語言、妖冶姿則，惑亂人情，淫者愛著。今者觀之，好色安在？如佛所說，真是幻法，但誑無智之眼。今此實事敗露，行者即念我身與彼，等無有異；未脫此法，云何自著彼？又亦何自重輕他？如是（不淨）觀已，心則調伏，可以求道，能除世間貪憂。

行者又復思惟：此尸初死之時，鳥獸見之，以為非死人，不敢來近，過六七日，競來食之，皮肉既盡，日日變異，以是故說但有骨人，見其如此，便生厭心。念言：是心肝皮肉，實無有我。但因是身合集罪福因緣，受苦無量，復見骨人在地，雨水澆浸，日曝風吹，但有白骨，乃至與土同色，是無常觀、是中求我、我所不可得，是非我觀。觀身相如此，無一可樂，若有著者，則生憂苦，是名苦觀。以四聖行觀外身，自知己身亦復如是，然後內外俱觀。

若心散亂，當念老、病、死三惡道苦，身命無常，佛法欲滅，如是等鞭心令伏，還繫不淨觀中，是名精進。一心勤精進故，能除貪憂。

貪、憂二賊，劫我法寶，行者作是念：是身無常，不淨可惡，如此衆生，何故貪著此身？起種種罪因緣？如是思惟已，知身中有五情，外有五欲。和合故生世間顛倒樂！人心求樂，初無住時，當觀此樂，為實為虛？身為堅固，猶當散滅，何況此樂！此樂亦無住處，未來未有，過去已滅，現在不住，念念皆滅，以遮苦故名樂，無有實樂。世間樂皆從苦因緣生，亦能生苦果，誑人須臾，後苦無量。淫欲煩惱等毒故，奪智慧命，心則狂惑，捨利取衰，誰受此樂？唯有心識，諦觀此心，念念生滅，相續有故，可得取相。譬如水波、燈焰，無有實在。

受苦心非樂心，受樂心非苦心，受不苦不樂心非苦樂心，時

相各異，以是故心無常，無常故不自在，不自在故無我。想、思、憶、念等亦如是。

行是四聖行，破四顛倒，破四顛倒故，開實相門，開實相門已，愧本所習。觀是四法：不淨、無常等，是名苦諦；是苦因愛等諸煩惱，是集諦；愛等諸煩惱斷，是滅諦；斷愛等諸煩惱方便，是道諦。如是觀四諦，信涅槃道，心住快樂，似如無漏，是名暖法，信此法已，心愛樂佛是法。暖法增進，罪福停等故，名為頂法，從頂至忍，乃至阿羅漢，是一邊道，從暖至頂，是一邊道。聲聞法中觀四念處所得果報如是。

菩薩法者，於觀中不忘本願，不捨大悲，先用不可得空，調伏心地，住是地中，雖有煩惱，心常不墮。忍法、世間第一法，則是菩薩柔順法忍。須陀洹道，乃至阿羅漢、辟支佛道，是菩薩無生忍法。四正勤，四如意足，雖各各別位，皆在四念處中。慧多故，名四念處；精進多故，名四正勤；定多故，名四如意足。

初習行時，未及有智，念為初門，常念其事，是智慧隨念故，以念為名。四念處實體是智慧，念持智慧在緣中，不令散亂，故名念處。與九十六種邪行求道相違，故名正勤，諸外道等捨五欲自苦身，不能捨惡不善，不能集諸善法，佛有兩種：斷惡不善法，已來者除却，未來者既使不生。善法亦有二種：未生善法令生，已生善法令增長，是名正勤。智慧火得正勤風，無所不燒。

正勤若過，心則散亂，智火微弱，如火得風，過者或滅或微，不能燒照。是故，須定以制過精進風，則可得定。定有四種：欲定、精進定、心定、思惟定。制四念處中過智慧，是時定慧道得精進故，所欲如意，後得如意事辦故，名為如意足。足者，名如意因緣。亦名分。是十二法，鈍根人中名為根，利根人中名為力。是事了了，能疾有所辦。事未辦故名為道，事辦思惟修行故名為覺。

菩薩摩訶薩，以般若波羅蜜畢竟空和合故，名除世間貪憂，以不可得故。故佛說：「外身、內外身如是，受念處、心念處、法念處，亦應如是廣說。」



性相問題探討

一、性相問題

我國佛教，有性相之說，有性宗相宗之分。以天台賢首等爲性宗，以唯識爲相宗。以性宗爲詳於說性，相宗爲詳於說相。性宗說相，取資於相宗，是爲性相融通，以相宗爲未說性，甚至以爲不知性。相宗之學者，有以相顯性之說。然終非如性宗之直接顯性。

以上說法，爲我國所盛行。幾已成爲公論，衆所共認。成爲定論，無復可疑。然我覺這裏實有大問題，是湮沒真相的大問題。說法相宗不說性嗎？說法相宗雖說性而不詳嗎？說法相宗以相顯性是間接說而不直接說性嗎？我以爲這都不是。

法相宗不是有三性之說嗎？依他起性，偏計所執性，圓成實性。大家都知道圓成實性即是性宗之性。相宗不單是說圓成實，而是說三性。在天台宗，則說三諦：真諦、俗諦、中諦。在賢首宗，則說四法界：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今以天台之說三諦賢首之說四法界爲說性，而以相宗之說三性爲非說性，這實是不公平的錯誤的偏見。爲什麼產生這種錯誤

單培根

的見解呢？我想，相宗的三性，又名三相，問題即由此而生。我國自魏晉玄學興起，六朝又盛行佛性之辨。至於隋唐之世，性相二字，已逐步形成哲學上一對重要的範疇。相宗傳來，三性既又名三相；辨析種種法相，又不嫌其詳。我國學者，用固有的成見眼光，看傳入的新問題。於是錯誤地認爲三性不過是三相而已，尚未達到性宗說性的地步。尚滯留於淺近的法相，未可與深入玄妙之性宗同等齊觀。而是性宗說性，相宗說相，互有短長。同爲佛教，可取長以補短。

佛教學說，無不以深入法性爲宗旨。若不深入法性，將何以見道？更如何成佛？無着世親一系之學說，難道只談淺近的諸法之相，不講深入於法性之理，這是必不然的。惟印度的文化，與中國有異。在印度的哲學，沒有如中國哲學之形成一對性相的範疇。玄奘自印度傳來無著世親一系之學說。譯依他起偏計所執圓成實爲三性，即又名之爲三相。而又名其宗爲法相宗。這樣，就被入望文生義，認爲與性宗對立了。

這一錯誤是重大的。今作此提出，希望引起共同討論，作出正確的結論。

二、爲什麼名法相宗？

法相宗爲什麼名法相宗？性宗學者說：性宗言性，相宗言相。以性與相對立。所謂相，指的是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法相宗對於這蘊處界等之相，辨析得很詳細，爲性宗所未及，所以名法相宗，歐陽竟無也同樣這樣看法，以法相是指蘊處界等，以阿毗達磨雜集論爲法相宗的重要著作。

大乘佛教無不以般若爲基礎，以般若爲根本，般若若是深入法性的問題。若法相只泛泛於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法相方面的辨析，不是有深入法性的見解，如何學之而能見道，學之而能成佛？若無着世親一系學說只是蘊處界方面的辨析而不深入法性，祇多只不過龍樹一系學說的一些枝末補充，決不能與龍樹一系並立爲大乘二種學說。

那末，法相宗之所以名爲法相是由於甚麼呢？無着菩薩有一部攝大乘論，總括他的大乘學說，造成以授世親。論中以十句義總攝大乘佛教，每句爲一分。其中有入所知相分，即是見道。見道是見性，而此云入所知相。可見所知相不只是辨析蘊處界等相。然則所知相是甚麼呢？論中有所知相分，說的是依他起相，偏計執相、圓成實相。三相又名三性。可知法相宗之法相，所指的是依他起偏計執圓成實三相。印度大乘佛教，分爲龍樹的中觀系和無着的瑜伽系。後來中觀系的清辯，和瑜伽系的護法，引起的著名的大爭論，即是以依他起三相和阿賴耶識爲中心問題。法相唯識是此系學說宗旨所在，故以爲名。三相又名三性，法相宗豈不即是法性宗嗎？義淨南海寄歸傳云：『相宗以三性爲宗，故因緣幻有。因緣幻有者，依他起也。』以三性爲宗，義淨說得很明白。那裡自許是不說法性而別有法性宗。

玄奘傳入無着一系學說，唐末已衰。嗣後雖有學者，都用性宗眼光來看待，以爲法相宗之法相是指蘊處界等。歐陽竟無雖力圖恢復玄奘所傳之原來面目。然而千載積誤，其習已深，非一人之力所能完全清理。歐陽氏恐襲前人的錯誤，仍以爲法相宗是指蘊處界，也是不足爲奇。後人應當進一步加以清理才是。

三、玄奘所譯經論中之性字

性字不是人們都在說都在用嗎？玄奘所譯經論中有什麼深奧的特殊的意義需要說明呢？

我自研究佛學以來，一直於佛教的中心問題尋求追究。禪宗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見性可成佛，這性是佛教的中心問題。這性是甚麼？成佛由於見性，這性是佛性。直指人心而見性，這性是人的心性。佛教說萬法唯心，這性也即是法性。佛性心性法性，同此一性，此性是一切法之本體，性即體，體即性。一切法之性體是甚麼呢？是真如。真如既即是佛法，應是覺，是靈知。既是心性，我人之心是幻心，心性應是真心。真心不同於妄心，故是不可思議，是離言絕慮，惟可親證。如何方可親證？必需無妄念。這樣就賦與性字以特殊的含義。對性字有如此的認識理解，以之讀性宗學者所著之書，是無往而不通的。

我很歡喜以爲已掌握到性字的意義了。我即用以讀一切佛教經論，見到性字，見到體字，都用這樣來認識。讀玄奘所譯法相宗經論，不錯，其中圓成實性指的是真如。然而書中有更多的性字體字，用真如性體來理解，無法可以解通，這可使我爲難了。於是反覆探索，終於覺到在玄奘所譯書中的性字，雖於圓成實性之性是指真如，以圓成實是真如。但沒有將性字一概用在指真如。玄奘所譯書中的性字，是和一般人所用的性字沒有兩樣意義。問題在於我自己生了一個成見，看到性字，看到體字，即認爲指真如性體，於是對於玄奘所譯書中的性字體字解釋不通了。如攝大乘論說：

「謂阿賴耶識說名所知依體。三種自性：一依他起自性，二遍計所執自性，三圓成實自性說名所知相體。唯識性說名入所知相體。六波羅蜜多說名彼入因果體。」

這裏的性字體字，你可以作爲真如性體來理解嗎？依他起自性之性指依他起。遍計所執自性之性指遍計所執。圓成實自性之性指圓成實。唯識性之性指唯識。體字之各各所指更是明顯了。真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我自拿磚頭自打腳。我想天下與我同病之人，見我此文，或許能迷途知津吧！

蠡測集

試釋迦旃延經

(一) 說經因緣

迦旃延，亦稱摩訶迦旃延爲佛十大弟子之一，以議論第一見稱。此經由迦旃延向世尊請問二個問題：一、云何正見？二、云何世尊施設正見？世尊爲說此經①。

佛般涅槃後不久，有闍陀比丘對法有疑問，到處向諸比丘請教說：「當教授我，爲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我當如法知，如法觀。」當時諸比丘向闍陀說：「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闍陀却說：「我已知道這些，「但我不喜聞一切諸行空，寂，不可得，愛盡，離欲，涅槃。此中云何有我，而言如是知、如是見，是名見法？」如此不得要領。他便想起尊者阿難親侍佛陀，佛亦讚歎他多聞第一，他定能爲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當時他便離開了鹿野苑到波羅奈城阿難住的地方去，專誠向阿難尊者請法，並說明他以前的疑問。阿難即爲闍陀重說此「迦旃延經」②。

阿難所重說的與佛原說的內容要點可說完全一樣，但畧爲詳細而較易讀，故依之而試釋如後。

(二) 試釋經文

現把經文分成五段，分段試釋如後。

無虛

第一段

經文：「我親從佛聞，教摩訶迦旃延言：」

釋：等於一般經開頭的「如是我聞」。我——阿難——親自從佛那裏聽到，佛教導摩訶迦旃延這樣說：

第二段

經文：「世人顛倒，依於二邊，若有、若無。世人取諸境界

釋：一般人對六觸③境界，心便生計度分別，取著執爲實有

各個體的存在——「有」的一邊，亦即常見的一邊；反之，如見境界無常變滅，則又執爲實無，亦即斷見的一邊。不知此六觸境界如實觀察它們是在互相依存的條件下存在而「有」的。此「有」即後說「此（有）故彼（有）的」緣起的「有」，並非實有獨存或自存的各個體；雖非實有個體，但相對而起的形態與因果作用不是沒有，故非實無。一般人對緣起的存在不了解，不是執爲實有，便是執爲實無，故曰顛倒。

第三段

經文：「迦旃延！若不受，不取，不住，不計於我，此苦生時生、滅時滅。」

釋：此段是佛教言：若能對六觸順逆諸境界，不起愛、非愛的感受，不取求，不住著，又不分別它是我，或我所有。那時此「苦」——依經文應指不取，不住著的六觸——在心境上呈現為隨緣而生，隨緣而滅的感覺。亦即當人如實的見到緣起乍生乍滅的無常性、無自（我）性。

此段教示最關重要。為轉一般實有實無倒見為生滅無常正見的轉捩點。試進一步詳釋之。我人流轉生死的根源雖為「無明」與「行」，但一般人對此兩者是不知不見的。十二支緣起要到「觸」開始才能為明了意識所覺知。明了意識又能從聽聞正法中開始醒覺過來，也能從不受、不取、不住、不計於我去如理作意，因而如實見到緣起法的無常性。不計於我也是得正見條件之一，而亦是得正見後所證知的事實。因為如實知此苦生時生、滅時滅的時候，同時會體會到緣起法的逼迫性亦即不能自作主宰，亦即見到我非實有。有時其他經內說為：「無常故苦，苦故無我」。

其實利根的人可以直從無常建立無我，住無我想又可順得涅槃④。本來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靜是同一緣起法中可以體悟得到的三種真實性。實不可分割而可以貫通的。

第四段

經文：迦旃延！於此不疑、不惑，不由於他而能自知，是名正見，如來所說。

釋：此乍生乍滅的感覺即是緣起法的自顯現。在意識不受，不取，不住，不計於我的情況下，不需外在條件而能自覺知的。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於此更何可疑？更何可惑？即此如實而見，即名正見。亦即是如來所方便施設的正見。

說到方便施設，佛當時所用的只是一般人日常所習用的語言，說一般人所懂得的道理，不離凡夫身心現實經驗，不憑玄論而可以體會得到的。依此簡明、真實、善巧的方便施設即能轉凡夫執實有實無的倒見，成為離於二邊的正見。

第五段

經文：所以者何？迦旃延！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則不生世間無見；如實正觀世間滅，則不生世間有見。迦旃延！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集。所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謂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

釋：既施設了正見，佛陀復說明這遠離二邊的正見是依佛陀於菩提樹下自覺自證的緣起法性而說的。依緣起法一方面可以開顯有情世間生死死生，流轉無盡，實依無始無明為因，豎的時間方面生滅（生死）相續，橫的空間方面法法展轉互依。三世因果歷然不爽。世間現實的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怎能說沒有，而生斷滅見？

但究其根源是由：不能如實正見緣起法的無常性，無自性，無實性而起。故另一方面可依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的真理——滅諦，開顯還滅的因果律。一般說有了正見，依之為導，修習集滅的道（即八正道）諦，滅除無明，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則對世間怎能生有見？常住見？

佛說緣起甚深難知。寂滅，涅槃，倍復甚深難見⑤。佛陀如實澈證緣起法性，以大悲大智，故能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施設此最極根本的正見，得令有情依此為目、為導，如理思維、作意，修習滅苦的道諦，終能出離生死，親證不生不滅的涅槃。

（三）餘說

依原經：迦旃延聞佛所說，不起諸漏，心得解脫成阿羅漢。依後經：尊者阿難說是法時，闍陀比丘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即得初果須陀洹）。

同聞此經，一得阿羅漢果，一得須陀洹果。可見見法是同，得果（與否）則須視當人以前修習戒、定等功行而定。

時人生活緊張，物欲強烈，心情動亂，要具備經說：若不受，不取，不住，不計於我等條件，一般不易辦到。然而我人的身心實無時無刻能離此緣起法而存在的⑥。正因如此，我人如能去除成見，清心寡欲，依此經說，冷靜思維，雖難能一時立得正見，但亦有機會畧窺端倪，而起正信。

反之，如離此正見而別求，則仍依無明老路，仍在緣起法生死中流轉！不知何世何生，再有機緣得聞如是經說？思見及此，不禁蹙然。自己如是，他人亦然。故而不嫌謏陋作此淺釋，還希讀者指正之，共勉之，共揚之！

註：

- ① 今名之爲「原經」。
- ② 按大正藏編號爲雜含第二六二經。今名之爲「後經」。
- ③ 觸，此處指十二支緣起中的「觸」支。謂六根、六塵、六識和合而生的六觸。非指僅對身根的「觸塵」。原經說：「爲取所觸」。後經說爲：「取諸境界」。
- ④ 見雜含第二七〇經。
- ⑤ 見雜含第二九三經。
- ⑥ 雜含第二九九經。佛告比丘：「緣起法者，非我（佛）所作，亦非餘人作，然彼如來出世及未出世，法界常住。」

附 錄

雜第三零一經（3，19佛爲迦旃延說正見，施設正見）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那梨聚落深林中待賓舍。爾時，尊者散陀迦旃延，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正見，云何正見？云何世尊施設正見？』佛告散陀迦旃延：『世間有二種依，若有，若無，爲取所觸；取所觸故，或依有，或依無。若無此取者，心境繫著，使，不取，不住，不計我，苦生而生，苦滅而滅；於彼不疑，不惑，不由於他而自知，是

名正見，是名如來所施設正見。所以者何？世間集，如實正知見，若世間無者不有；世間滅，如實正知見，若世間有者無有。是名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無明滅故行滅，乃至純大苦聚集。佛說此經已，尊者散陀迦旃延聞佛所說，不起諸漏，心得解脫，成阿羅漢。

雜第二六二經（1，45阿難尊者爲闍陀重說迦旃延經）

①如是我聞：一時，有象多上座比丘，住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佛般泥洹未久。時長老闍陀，晨朝著衣持鉢，入波羅奈城乞食。食已還，攝衣鉢，洗足已，持戶鉤，從林至林，從房至房，從經行處至經行處，處處請諸比丘言：「當教授我，爲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我當如法知，如法觀」。時諸比丘語闍陀言：「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闍陀語諸比丘言：「我已知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闍陀復言：「然我不喜聞一切諸行空，寂，不可得，愛盡，離欲，涅槃。此中云何有我，而言如是知，如是見，是名見法」？第二、第三，亦如是說。闍陀復言：「是中誰復有力，堪能爲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復作是念：「尊者阿難，今在拘睺彌國瞿師羅園，曾供養親近世尊，佛所讚歎，諸梵行者皆悉識知，彼必堪能爲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

時闍陀過此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波羅奈城乞食。食已還，攝舉臥具，攝臥具已，持衣鉢，詣拘睺彌國。漸漸遊行，到拘睺彌國。攝舉衣鉢，洗足已，詣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已，却坐一面。時闍陀語尊者阿難言：「一時，諸上座比丘住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時我晨朝著衣持鉢，入波羅奈城乞食。食已還，攝衣鉢。洗足已，持戶鉤，從林至林，從房至房，從經行處至經行處，處處見諸比丘而請之言：「當教授我，爲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時諸比丘爲我說法言：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下轉第13頁）

認為這組塑像與唐代塑像的風格不完全相同，而其形貌、衣紋以及雕塑的手法，和山東長清縣靈巖寺宋塑。四川重慶北溫泉宋代摩崖有許多相同之處。比東山紫金庵的南宋羅漢塑像更為動人。但也有人認為他們屬於唐塑宋修。

甬直在宋、元之時，稱為「甬裡」。明清以來，始改今名。據傳有一種動物，獨角，名「角」，從此地西首徑直奔向東端，而消隱了踪影，故名「甬直」，鎮上的小河，僅丈把寬，穿巷繞街而流，上有七十二座半石橋，饒有「小橋、流水、人家」的詩味。

保聖寺山門在十年浩劫時被毀，重修工程得到同濟大學古建築專家陳從周教授的支持。他專程來到甬直，為保聖寺山門的修建設計，使這座陳列古鐘、經幢的古物館以及形態各異，栩栩如生的「達摩」、「降龍」、「伏虎」、「袒胸」、「講經」、「聽經」等九尊羅漢像恢復青春，重現光彩。陳從周教授對古建築有着深厚感情，他為了揭開古塔的建紫之謎，曾勇敢地攀登自太平天國以來沒有人攀登過的蘇州虎丘塔，掌握了第一手資料。他還為蘇州園林建築——明軒在美國紐約興建作出了貢獻。

甬直的羅漢像還勝過四川新都寶光寺的羅漢像。寶光的清塑像身軀高約二米，全身鑲金，或立或坐，姿態各異。有的笑容可掬，有的橫眉怒目，喜怒哀樂，表情迥然不同。衣折條紋，清晰分明，無一雷同。尤其突出的是有兩個特殊的羅漢，他們都是清裝龍袍，頭披斗篷，面貌酷似康熙，乾隆兩帝，可能是塑像者為討好朝廷，把兩位皇上硬塞進羅漢羣像。但這一庸俗做法有損於整個藝術形像，反而使人感到不倫不類，與甬直羅漢像高雅脫俗，就顯得相形見绌了。

甬直的羅漢像猶如埋在深山中的寶石，雖然很少為世人所知，但並不影響其珍貴的內在價值。它是我國佛教雕塑藝術中的一顆明珠，將發出萬丈光芒！

（上接第43頁「虛雲和尚」）

光緒十一年一月九日，法軍大炮轟擊鎮南關，守將楊玉科被炸身亡，法軍呼噪衝入關內，縱火燒關焚城，屠殺居民，姦淫擄掠，無惡不作，鎮南關一帶居民，大部份慘遭殺戮姦辱，餘生難民逃奔廣西龍州，訴說法軍暴行，龍州居民紛紛逃難，全城為空。

警報傳至南寧，桂林，廣西按察使李秉衡急電北京求援。各種失利電訊，雪片般拍到北京，嚇得慈禧召開緊急御前會議。

太后着急問道：「台灣，福州，鎮南關……都被法國人佔了！這可怎麼辦呢？」

李鴻章奏曰：「聖母皇太后明鑒：臣一向不贊成對法國宣戰，也就是知道我朝無法抵擋法國新式炮火兵艦，而且東洋日本虎視眈眈，威脅朝鮮及東三省，東北滿洲乃本朝根本，若有失陷，京師亦不保。較之失去越南台灣尤為嚴重也！臣此一片苦心，惜未能上達天聽，今法人躡我之後，日人脅我於前，我首尾背腹均受敵，北方又有帝俄威脅，若日俄乘隙聯手入侵，我朝豈有噍類？」

太后說：「李大人，這些話，你是講過的，不必再多提了！如今却怎樣應付才好？」

李鴻章奏曰：「如今之計，唯有向法國求和！」

羣臣聞此，無不譁然！彭玉麟首先奏曰：「聖母皇太后！李鴻章無時不圖賣國媚外！居心可誅！」

李鴻章奏曰：「太后！臣豈有賣國之意？所以委曲求全者，正為大清社稷計耳！今日之情勢，若不忍辱負重，法人將挾其精兵艦隊，盡佔我江南百粵，日俄將乘機佔滿洲及西北，京師危在旦夕！不若忍辱求和許以厚幣，徐圖將來翻身之計。」

太后長歎道：「我也弄得全沒主意了！戰也不是，和也不是！」

（未完）



談如實知善、不善法

智 銘

在一切世法之中，佛陀以善、不善的二分法加以區別，善法者是成道之因；不善法者是生死之因。所以佛陀教諭行者，應多修學善法滅盡不善法。

善、不善法均由身、口、意而生，身、口、意是爲三根，若身、口、意三根行於貪、恚、癡，即成貪不善根、恚不善根、癡不善根，是爲三不善根，不善根即生不善法；若身、口、意行於無貪、無恚、無癡，即是三善根，而善根能生善法。

行者如何修善法，斷不善法呢？即是修如實知，茲舉幾則修如實知的案例如下：

一、於食如實知

食如實知者，即是於食集、食滅、食滅道跡如實知，「食」共分四種，即粗搏食、細觸食，意思食與識食四者：

粗搏食者：又名段食，是以鼻、舌分分段段而食。因食具有「香」、「味」，故粗搏食是以香味、觸爲體。

細觸食者：又名樂食、觸食，是因爲六入處接觸到可喜、樂的事物，因心繫於喜、樂，故喜、樂能有一段時間的長養身體，不覺饑餓。如看戲劇心生喜、樂時，雖過了用食時間，仍不覺饑餓。故這是以觸心所爲體。

意思食者：或簡稱思食、念食。就是由於第六的意識，生希望於「食」的意念，以療飢渴諸根，如俗稱的「畫餅充飢」、「望梅止渴」，所以這是以第六識的能思爲體。

識食者：可分大、小乘來解釋：小乘認爲只有眼、耳、鼻、舌、身、意「六識」的識食；而大乘則加上末那識、阿賴耶識，共爲八識，以識爲心來支持有情的生命。如病者已至死期，但意識中思念某一位親人，意欲見其最後一面，因意識的作用而久不斷氣，一旦見到了所想要見的人，即刻氣斷身死。他之所以能支持這一段時間不死，完全是意識的執著住，故名識食，此識食以第七、八（或六）識爲體。

行者於食集、食滅、食滅道跡，均應如實知：

食集如實知者：「食」能使人生有、愛、喜、貪等等樂着住的作用，所以叫食集，凡緣於食而生有、愛、喜、貪樂着住的時候，即生欲，欲是煩惱根本，而煩惱又是生死根本。有生即有老、病、死等純大苦聚集。若知食樂着住是患、是結、是生死，即是如實知。

食滅如實知者：當面對「食」的時候，因食的色、香、味、觸所生的有、愛、喜、貪，知其是患，是結纏、是生死，而一一

地斷捨無餘、能吐、能盡、能離欲、能滅、能息、能沒，這就是食滅如實知。

食滅道跡如實知者：「道」者即是八正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能循此八正道而行，即是食滅道跡如實知。

若於「食」生有、愛、喜、食等樂着住，即是不善法。於「食」斷捨無餘，能吐、盡、離欲、滅、息、沒者，即是善法。善、不善法均如實知，即不為「食」所困，而於「食」解脫。

二、於病如實知

「病」如實知者，知三種病，即欲病、有病、無明病。若要知病，也分病集如實知、病滅如實知、病滅道跡如實知。

病集如實知者，無明集是病集。無明者是衆生於佛法不了，心理癡闇，體無智慧明瞭，故無明是衆生病的淵源，繫縛衆生於三界而不使出離，若能知無明有這許多病集，即是病集如實知。

病滅如實知者：知無明於衆生有這許多病集，而將無明除斷捨無餘，能吐、能離欲、能滅、息、沒，則病亦滅，是名病滅如實知。

病滅道跡如實知者：此「道」亦是八正道（已如上述）。行者行八正道，則不生欲、有、無明，無欲、有、無明，即欲、有、無明病滅，是名病滅道跡。

欲病者能生煩惱，有病者即是執着生死，無明病者即是愚闇無知，這三種病，是為衆生的痛苦淵源，能於病集、病滅、病滅道跡如實知者，即三病除斷無餘，病斷無餘，即是解脫，也即是如實知善、不善法。

三、於苦如實知

「苦」者，分為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恩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所求不得苦、五陰盛苦等八種苦。合稱為「苦」，知其為苦，即是苦如實知，亦分苦集如實知、苦滅如實知、苦滅道跡如實知。

苦集如實知者：當行者對世間一切法，生有、愛、喜、貪等心識俱來的時候，也即是苦集的時候，知其是苦集，即名苦集如

實知。

苦滅如實知者：當有、愛、喜、貪俱來而一一樂着住的時候，能立即醒悟，而除斷無餘，並吐、離欲、滅、息、沒，是名苦滅如實知。

苦滅道跡如實知者。「道」即是八正道，行者行於八正道，則世間一切法，不樂住於有、愛、喜、貪，無有、愛、喜、貪的樂着住，即無苦集，故名苦滅道跡如實知。

「苦」是不善法，八正道是善法，行善法能除斷不善法。即是於善、不善法如實知了。

四、老死如實知

老死如實知者，有生才有老死，無生即無老死，所謂此起彼起，此滅故彼滅。能知如是者，即是老死如實知。老死如實知亦分老死集如實知、老死滅如實知、老死滅道跡如實知。

老死集如實知者：生集是老死集。生是緣於無明而來，由於有無明生，而有十二因緣法生。有十二因緣法生才有生集，有生集即有老死集，能如是知者，即是老死集如實知。

老死滅如實知者：行者於世間法所生的有、愛、喜、貪等斷捨無餘，斷捨無餘即生集滅，生集滅即老死滅，能如是知者，即是老死滅如實知。

老死滅道跡如實知者：「道」即是八正道，行者行於八正道，於世間一切法，不生有、愛、喜、貪，亦即無生集，無生集者亦無老死集，故名之為老死滅道跡。

生集、老死集都是不善法，修斷生集、老死集即是善法，知如是斷、如是修者，即於善、不善法如實知。

五、行如實知

行如實知者：行有三種：即身行，口行，意行。行亦分行集如實知，行滅如實知，行滅道跡如實知：

行集如實知者：知無明集是行集，在十二因緣法中，無明緣行。因有無明才有行，而行又能生無明。能如是知者，即是行集如實知。

行滅如實知者：知無明滅即行滅，若行能滅，則其他因緣法

即斷。如是知者即是行滅如實知。

行滅道跡如實知者：「道」即是八正道，行者行於八正道即無無明，無明滅即行滅。能如是知者即是行滅道跡如實知。

無明、行，都是不善法，是生死法，修斷無明、行法，即是善法，於此二法如實知者，即是於善、不善法如實知。

行者分辨了以上例舉的善、不善法並如實知以後，仍得繼續修學，下面是佛陀指示的修學法：

一、斷三法

世間有三法須斷，三法者即老、病、死，這三法是衆生所最不喜歡，所以衆生對這三法不可愛、不可念、不可意。因爲衆生普遍希求免於老、病、死，所以如來應等正覺才出現於世間，說正法律，來度脫衆生於老、病、死的三法結縛之中。

這老、病、死的三法，又是來自於貪、恚、癡的三法，這貪、恚、癡三法不斷，則老、病、死三法也不能斷。而貪、恚、癡，又來自於身見、戒取、疑三法；而身見、戒取、疑三法又來自於不正思惟、習近邪道及懈怠心三法；而不正思惟、習近邪道及懈怠心三法又來自於失念、不正知、亂心三法；此三法又來自於掉舉、不學戒、不律儀三法；此三法又來自於不信、難教、懈怠三法。此三法又來自於不欲見聖、不欲聞法、常求人短三法；此三法又來自於不恭敬、戾語、習惡知識三法；此三法又來自於無慚、無愧、放逸三法。由這些的三法所產生的一連串不良的連鎖反應，最後才有老、病、死三法的出現。唯有將這些的三法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予以一一斬斷，才能離於老、病、死的三法。因爲這個原故，佛才出現於世間，說正法律，故行者必須依佛法修學，才能斷此三法。

二、修慧解脫

修慧解脫者，須先知法住，後知涅槃，如何知法住呢，即是住於佛法而修，行者須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離於我見，細觀十二因緣法，蓋有生才有老死，而生緣於有，有緣取、取緣愛、愛緣受、受緣觸、觸緣六入處，六入處緣名色，名色緣識，識緣行、行緣無明，若觀無無明即無行，無明滅即行滅，由此逆推，由生滅而老死滅。能如是知者，即是先知法住。

既知法住以後，即見法得法，覺法度疑，不由他信，亦不由他度，於正法中，心得無畏，無生、無老死，入住涅槃，這就是自度而慧解脫了。所謂所作已辦，梵行已立，不受後有了。

三、莫懈怠苦住

若懈怠苦住者，能生種種惡、不善法，有惡、不善法，當然即有結縛，熾燃增長，於未來世乃有生、老、病、死。若行者精進樂於獨住者，不生種種惡、不善法。現在世雖得此身的熾燃苦報，這是前世的結業使然，因此世不生種種惡、不善法，故來世不增長生、老、病、死，而能大義滿足，得成第一教法之場，即於大師面前，親承教說，寂滅涅槃，菩提正向，善逝正覺。是故行者應效大師之行，不懈怠苦住，當觀自利利他，自他俱利。精勤修學，不愚不惑，有果有樂，大福大利。行者當如是學，莫懈怠苦住。

四、莫攀緣識住

衆生因有攀緣識住，入於名色，因入名色，故有往來，有往來故，則有生、死，有生、死故，則有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純大苦聚集。若不思量、無妄想、無使、無攀緣識住，即不入名色，不入名色故，則無往來，無往來故，則無生死，無生死故，於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諸苦滅已，即入住涅槃，不生不死。

總結而言：六入處是一大關鍵，生、老、病、死，皆因此六入處而起，若行者於六入處不如實知，而欲能超度觸者，無有是處。觸不能超度，而於觸集、觸滅，觸滅道跡超度者，亦無有是處。如是，能超度受、愛、取、有、生、老、病、死者，更無有是處。此乃因不如實知六入處而惡、不善法生長之故也。

若行者於六入處能如實知；六入處集、六入處滅，六入處滅道跡如實知，而超度觸，斯有是處，如是，超度受、愛、取、有、生、老、病、死者，斯有是處。此乃因如實知六入處而善法增長之故也。

所以，如實知六入處，而不使攀緣識住，即是如實知善、不善法。

虛雲老和尚遺相



六十張乃徐蘭

虛雲和尚

——長篇連載 佛教小說——

馮馮

（續上期）

左公當時又面奏慈禧：「中國舊式帆船木船，無法與西洋新式機器輪船炮艦競爭，必須自造洋船！」又奏曰：「欲防海防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則非設局監造輪船炮艦不可，泰西巧而中國不必安於拙也，泰西有而中國不能倣以無也……」

左公又奏曰：「如慮機器購買困難，則先購機器一套，鉅細畢備，覓僱西洋師匠與之俱來，以機器製機器積微成鉅，化一為百，機器既備，成一船之輪機，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練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佈置沿海各省，遙衛津沽……」

慈禧當時深為奏章所動，說道：「左大人所見極當，深具遠見，忠誠謀國，只不知造船耗費若干？」

左宗棠奏曰：「初期造船購機器募洋匠，需費三十餘萬兩，開工集料，支給中外匠作薪水，每月需五六萬兩，以一年計之

需六十餘萬兩，初創兩年成船少而費極多，迨三四年後，則工熟速成，成船多而費漸減，五年所費不過三百餘萬兩……」

慈禧說：「這些銀子，國庫籌得來嗎？」

司國庫的大臣尚未回稟，那位儒學理學大師倭仁大學士已搶先跪奏：「聖母皇太后吉祥明鑒：方今國庫空虛，國力已經連年洪楊髮匪戰亂而大傷，元氣未復，烏可再浪費造洋船學洋務而動搖國本？夫夷人之機器，不過是雕蟲小技，我堂堂天朝大國，棄傳統仁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學而取夷人之邪技妖學，實乃離經叛道，數典忘祖之愚行也，左宗棠妄奏聘請夷人師匠來華，將來必導致夷人橫行我國，洋教洋學充斥，人心受其蠱惑而我孔孟聖道墜矣！禮義廉恥四維亦將蕩然，四維不張，國亡有日矣！老臣竊以為萬萬不可師習夷人！伏維聖母皇太后宸斷！」

慈禧太后說：「倭大學士請平身！大學士所奏自屬正理，但當前象夷壓境，非改用洋槍炮洋船不足以抗拒，派人師其技

，未必即師學其風氣，大學士可免過慮！」

倭仁叩首哭諫：「聖母皇太后！老臣並非過慮也！夷人之思想，講什麼自由民主，其實均是無君無父，無綱紀，無倫常之禽獸思想也！夷人教士業已在我國傳播此種毒素，乃有洪楊假其邪教而作亂，生靈塗炭，今再增夷人師匠來華，老臣恐天下從此多事，社稷難永矣！」

慈禧太后曰：「大學士忠心為國，其志可嘉！但今日情勢不同往時，已至非師夷不可制夷之時！」

倭仁又諫曰：「太后明鑒！師夷人之技，何能制夷？唯有以孔孟聖學，重整人心，始可抗夷也！我以聖道忠恕待人，人必不負我！我以聖道仁義撫之，夷人必將柔馴歸順也……」

慈禧聽這老夫子越講越迂腐，料他一路哭一路講下去，哪有個完的，她又不肯開罪這位老臣，因為他領導着一批守舊的理學大臣，勢力不小，慈禧仍需這些守舊頑固份子支持統治地位的。她祇得說：

「大學士所奏極為有理，聖教理學，仍必須仰仗大學士維持，以維綱紀倫常，不可須臾或缺！對夷人懷柔，亦是本朝歷來之決決天朝政策也，我們今不妨試辦師夷造洋船洋槍，以增國防，但須規定，不准洋師傳授無君無父之邪說，限制其言論，學生百姓，未經許可，不准擅自親近洋人，以免為其蠱惑！如此即可保萬全了！」

倭仁還要力諫，太后示意制止，說道：「此事我意已決，毋庸多論了！今有外國技師擬在頤和園內昆明湖表演機器洋船，我已准其所請，人便一觀其効，各位大人屆時不妨都到場參觀。」

倭仁大驚，痛哭叩首，至於流血：「聖母皇太后！此事萬萬不可！老臣抵死不敢奉詔！御苑禁內，豈可容夷人洋船侵瀆聖地？洋船鼓浪之聲，勢必震驚聖母皇太后與皇上，抑且有違列祖列宗之訓……」

慈禧說：「大學士毋庸擔憂，我哪裏就那麼胆小？被他驚着了？我意已決，大學士勿再多言了，我若看過洋船有効，我

們就不妨試辦造洋船。」

倭仁哭諫：「造洋船之事，老臣期期以為不可！」

左宗棠奏曰：「造洋船造洋槍炮，實乃國防急務，西洋各國，俄羅斯，美利堅，數十年來，謀求輪船之法，互相師法，製作日精，英國成為七海霸王，稱強於世，佔取各洲屬地，領土佔全球五分之一，帝國無日落，英旗到處飄揚，均得力於新式輪船槍炮也！東洋日本遣人赴英國，學其文字，倣製輪船，不數年之後，日人新式兵艦，必有大成而為我之大患！我朝豈可不警惕乎？今為海防，必須未雨綢繆，否則他日必受東洋艦隊與西洋兵艦入侵，我大清軍民將無噍類矣！」

經過一場激辯，左宗棠勝利了，獲得太后支持，實現了會國藩未竟之志。左宗棠聘請法國海軍退休軍官德克卑與日意格兩氏為顧問，於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十月開始，開始建設福州馬尾海軍基地，建立南洋艦隊。

左宗棠不久調任陝甘總督應付回亂，他即推薦沈葆楨為總理船政大臣，左公在西北軍次，仍極關心船政，時與沈葆楨聯絡討論。

沈葆楨一面建設馬尾海軍造船廠，海軍基地，一面進行育才。派出留學生赴英法學習海軍船政槍炮。

馬尾在十年之間，成為南方首要的新式海軍要港，到了光緒十年，馬尾海軍造船所已自造了大小新式兵艦二十七艘，馬尾海軍學堂的留學生，亦陸續從英法分別學成製造機與航海，先後返馬尾任職任教，蔚然有成了。

是年中法戰起，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法艦隊司令孤拔下令突襲馬尾海軍基地及南洋艦隊。

法艦林斯號首先發炮，清艦「振威」號立即還擊，法艦隊羣炮齊發，在一分鐘之內，南洋艦隊旗艦揚武號已被擊沉。振威號、飛雲號、福星號、福勝號等艦亦在數分鐘內被擊沉，伏波號與藝新號兩艦遁走入江口，駛至林蒲，兩艦長下令自沉橫江以阻法艦上航，戰事僅七分鐘即告結束，南洋艦隊全部被法艦之準確炮火所毀滅，大清海軍兵員在海中掙扎，滿海是人。

當時只有一位艦長許壽山，在艦身中彈沉沒之前，開盡全速，發狂衝向法艦，企圖同歸於盡，不幸未能如願，未駛及法艦，已被法艦再發炮轟擊，許壽山與同袍與艦全被炸毀。

法艦隊消滅南洋艦隊之後，繼續炮轟馬尾造船廠、兵工廠，及各炮台，在半日之內，盡毀各炮台，馬尾船廠及兵工廠中彈爆炸起火，火光澈夜！

法艦隊溯江而上，炮轟馬尾船塢，法國十艦炮火猛烈準確，清軍無主帥，各自為戰，一片混亂，死傷狼藉，尸骸滿江，達三四千人之多，法艦傷亡僅十二名。

當時僅有一座台炮倉皇發炮還擊，擊中法國旗艦艦橋，炸傷了法海軍司令孤拔中將，但仍帶傷指揮作戰，法海軍陸戰隊登陸攻佔福州，大清文武官員狼狽逃走。

建設十年的南洋艦隊，南洋基地，船政局，船塢，兵工廠，盡毀於一旦！完全由於李鴻章何璟等大臣之懦弱不准出戰，張佩綸等地方主管之貪生怕死，官兵失去制敵之先機，並非不戰之罪也！

急電傳到北京軍機處，李鴻章想遮蓋也不行了，祇得與各大臣硬着頭皮會奏太后。

慈禧氣得面色鐵青，把電報摔下御座，厲聲喝道：「這張佩綸何璟等人，怎的這樣可惡！又是誰叫你們這樣隱瞞緊急軍情不報，不叫我知道？你們怕我宣戰！你們只顧姑息洋人！如今看看，姑息有什麼用？叫洋人一下就消滅了南洋艦隊和基地了！倒不如一早就先下手為強，至少樂得個兩敗俱傷！你們為什麼要瞞着我？你們說呀！」

李鴻章等大臣，哪個敢作聲，都跪伏在地，叩頭不迭。

太后厲聲喝道：「事到如今！你們還要妥協不呢？福州失守了，還要阻撓我對洋人宣戰不呢？」再不宣戰，難道要等洋人打到紫禁城來嗎？」

七月六日，清廷下詔對法國宣戰。

方當法軍艦炮轟馬尾之時，兵工廠爆炸，炮火連天，濃烟蔽空，福州居民驚惶逃命，拖男帶女，攜老扶幼，棄家奔逃，

哭聲震天，哀鴻遍野，鼓山距馬尾不遠，湧泉寺僧人被炮火爆炸嚇得掉了魂，亂叫亂喊，奔匿無地。

湧泉寺長老妙蓮老和尚慌忙命人撞鐘，召集羣僧於大雄寶殿，傳諭道：

「你們大家不要驚慌！不許亂跑亂叫喊！大家都隨我在此拜唸觀音菩薩，自可獲庇平安！這洋人忙於攻打州縣，一時未必會來騷擾本山，若來了，亦不可驚慌，但以禮待之，勿撓其鋒！」

那些法國兵三千餘名，攻佔了福州，到處強姦擄掠屠殺，福州變成恐怖死城，好多小腳婦女恐懼被洋兵姦辱，紛紛投井或懸樑自盡，但仍有許多逃走不及的，被法兵擒住，集體輪姦後殺死棄尸。

法國兵足在福州強姦屠殺了三天，瘋狂未減，孤拔司令亦不下令整飭軍紀，反而說士兵航海數月，苦悶已極，由得他們玩幾天。

孤拔縱容士兵肆暴，直到七月九日，才率艦東侵台灣，炮轟基隆炮台，之後又再返航，重至福州。

是時，德清和尚在五台山拜完「智慧燈」，七月十日，拜謝文殊菩薩於顯通寺，又拜了十丈舍利白塔，才下山往台懷鎮，取道華嚴嶺向北行，前往北岳恒山。

他一路行，依依不捨回望，北台業斗峯的靈應寺無垢文殊菩薩，東台望海峯望海寺的聰明文殊，西台掛月峯法雷寺的獅子文殊，中台翠岩峯演教寺的儒重文殊，中台顯通寺的綠色銅殿，赤銅佛塔，無樑寶殿，殊相寺的狻猊文殊三丈金身，菩薩頂的一百零八石階……都永遠印在他心中了。

他此時在羣山中獨行，並不知道福州已陷於法軍之手，鼓山湧泉寺亦陷於敵後，事實上，山中消息斷絕，這西北沒有人知道外面發生的事。

此時天氣炎熱，福州遇難死者尸體隨處可見，腸臟流出，腐臭可怖，法軍到處拉夫收埋腐尸，這一天也來到了湧泉寺，那翻譯員狐假虎威，吆喝威嚇，帶着一批法國兵，闖進了湧泉

寺方丈室，法兵個個持槍指着衆僧，嚇得僧人戰抖不已。法國兵把妙蓮長老抓出來，噤哩噤咕，講了一番話，長者倒也鎮定，合十爲禮，問其來意，那譯員說：「法國人要你們和尚都去收埋死尸！」

妙蓮長老合十唸佛：「好，我們去！就是你們不來叫，我們也有心要收埋尸體的，只是不敢出去，怕法國兵罷了，既然你們來叫，我們就去！」

在法國兵押趕之下，湧泉寺千餘僧衆，都往山下馬尾各地去收埋尸體，又給法兵驅趕去做勞役，衆僧都敢怒不敢言。

妙蓮長老叫衆僧忍耐：「一切都逆來順受！不許爭鬥！」那些法國海軍官兵，絡繹來到湧泉寺參觀，看到那些香爐佛像法物，就掠取作爲紀念品，搬得動的，都給他們搶光了，法兵經常來奪取食物菓菜，衆僧哪敢違抗？

妙蓮老和尚說：「由得他們拿吧！不要和他爭！」

德清此時，走到恒山金龍谷，雙峯峙立，形如劍門，谷底一水如帶迂迴，兩崖對立，形勢險要，相傳此乃北魏道武帝滅亡燕國之後，發動數十萬兵卒開鑿而成的山谷，通道五百餘里，北宋楊家將曾在此崖上築建樓壘，架有飛橋，遺跡猶在。德清此時不用三步一拜，行路靈便，他從金龍谷入山，越走峽谷越狹隘，山崖石岩越高，在那西邊的石岩懸崖上面，赫然出現一座空中樓閣！那就是著名的「懸空寺」，全是依著陡直峭壁，貼崖而建，重重疊疊，高可四五層，佛寺的飛檐彫樑，橫比相連，十分奇險壯麗。寺下懸崖，寺背是峭壁，飛拔千尺。

德清攀登懸崖，參拜懸空寺各佛像，他在寺內看到明代詩人王湛初賦詩刻字：「誰鑿高山石，凌虛構梵宮，層樓疑海上，鳥道設雲中，莫訝星樞近，應知帝座中，恒河沙可觀，大地總成空。」

他和寺僧談起，方知此寺是北魏時代所建，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了。此寺僧人均是苦行僧，多已止語，談不出什麼道理來，德清掛單一夜，次日就繼續登山，石路陡險，走了五六里，山風虎虎，難怪名爲虎風口，彼處有寺，規模甚小，亦無高僧

，事實上，恒山以道觀爲多，有文昌閣，會仙府，九天宮，望仙亭，十王殿，白雲洞，真武廟，純陽宮等等名勝，德清畧爲遊覽，便下山取道前往西岳華山去了。

此時已是八月，十三日，法海軍十一艘軍艦，炮轟台灣基隆炮台，法國海軍陸戰隊一千五百餘人，在基隆西面的西山海岸登陸，台灣巡撫劉銘傳守軍迎戰，不敵法軍之新式機關槍，倉皇敗走，法艦又擊毀基隆滬尾炮台，法軍擬取捷徑攻台北。

劉銘傳是淮軍名將，曾征討洪楊與捻匪，建有奇功，他深知兵法，與總兵孫開華率領兩支清兵，進援滬尾，以劣勢之陳舊火槍及刀劍，竟能大敗法兵，迫使法兵撤退登艦。

孤拔司令率領艦隊離基隆，却轉向南下海灣海峽，佔領了澎湖列島的主島馬公。

澎湖列島地勢平坦，均是平台，無可守之險，又無樹木，居民僅得數千漁民，土地鹽份太大，不宜種植，糧食均須由台灣運來，法軍佔領馬公之後，旋即攻佔台南，以取補給食水。那馬公島上，有觀音寺一座，菩薩威靈，法軍佔據觀音寺作爲營部，法兵擄了民婦，就在觀音座下，輪姦侮辱爲樂。

鄉人夢見觀音菩薩說：「洋人肆虐，侮辱佛地，不久將遭瘟疫報應！」

法軍在馬公駐紮，封鎖台灣，切斷大清對台灣接濟，劉銘傳拍電北京求援，李鴻章令僱英國商輪，秘密運餉械至台灣，悉被法艦截獲。

法國海陸援軍於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一月從法國抵達澎湖，孤拔再率軍三千餘名，軍艦二十餘艘，攻佔基隆及淡水河上游，進逼台北，劉銘傳領軍死守，急電北京。

是時，在越南的法軍進犯廣西，桂軍由廣西巡撫潘鼎新及部將蘇元春，陳嘉等領導出戰，光緒十年十二月廿八日，桂軍不敵，被法軍新式機關槍掃射死亡大半，節節敗退，法軍佔領諒山，追擊桂軍至鎮南關。桂軍遺尸漫山遍野，多達萬具。

（下轉第36頁）



港大學生會、佛學會

舉辦寺院生活營

香港大學學生會繼上屆首辦寺院生活營後，由於學生反應熱烈，今年於六月十四日假座荃灣三疊潭西方寺再度舉行。本屆之生活營共廿一人參加，作為期三日兩夜之寺院生活體驗，蒙西方寺住持、菩提學會會長永惺法師熱誠款待，無微不至，同學深覺盛情可感。學生除了早晚隨同寺中僧眾上殿、課誦及吃過堂齋外，並聆聽永惺法師開示佛理。



↑ 永惺法師與各同學合照

三日活動安排如下：首日上午港大學生到達西方寺，先參觀寺院設施和規模，下午永惺法師主講佛教叢林生活概況，晚間中國佛教名勝幻燈欣賞，內容包括雲崗、麥積山等，幻燈片乃得宏勳法師慷慨相借，使同學一開眼界。翌日上午永惺法師簡介佛家修行方法，下午由普明佛學會學務委

員會顧問王聯章居士主講「大乘空有兩宗要義」，晚上由港大佛學會先期會長司徒廣生先生領導討論，論題為「佛家義理在實踐上所遇的困難」，氣氛熱烈。第三日上午，由永惺法師總結訓示學佛應有之態度，語重深長。接着全體留影後離寺。

第七屆國際佛學研究會議

在意大利召開

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及威斯康辛大學教授所發起的國際佛學研究會議（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Buddhist Studies），今年第七屆於七月八日至十三日，在意大利波隆那大學（University of Bologna）召開，華梵佛學研究所所長曉雲法師，每年應邀出席並發表論文。該所教務主任陳元音教授及二位研究生並隨同出席發表論文，來自全球之佛學專家、學者將如期發表論文並進行研討。論文主題為古印度佛學、大乘佛學、近代印度佛學，斯里蘭卡與東南亞佛學、中國佛學與日韓佛學等。此外另有專題討論如佛教藝術、肖像學、考古學、人類學、邏輯與認識論、目錄學及現代佛教的趨勢等項。

本屆曉雲法師的論文題目為「般若空慧之覺性教育論」，陳元音教授發表「禪趣與詩」，華梵研究生釋仁朗宣讀論文「天台依般若為觀法的研究」，研究生王淑賢將宣讀「地藏菩薩與方便般若」。

國際佛學研究的動態，乃由南傳而北傳，近年更對中國佛教研究之探研，中國佛教所闡揚之大乘思想及禪行悲智之精神，亦深為現世學者所重視。曉雲法師嘗謂今日中國佛教已發展至第五之復興期（前四期：東漢兩晉之初傳期，魏晉南北朝之翻譯期，隋唐之光大期，明、清為保守期），亦是要配合國際佛教之發展，中國佛教推展於世界，亦即中華文化發揚於世界。

極樂寺藏經樓圓通殿落成暨

傳授護國千佛三壇大戒通啟

（檳城訊）菩提涅槃以持戒為基，菩薩萬行以濟世為先。馬來西亞檳城極樂寺於甲子年重建藏經樓、圓通寶殿暨無量壽佛寶塔等功德圓滿，特舉辦護國千佛三壇大戒會，戒期之內虔禮金山御製梁皇寶懺全堂，華嚴懺

略照光明燈勝會。歡迎海內外佛教團體及個人報名參加，共沾法益。茲將規定受戒者資格及手續列下。

戒壇三師：得戒和尚白聖老法師，羯磨、教授和尚正在聘請中。

一、資格：凡我佛弟子，思想純正，體格健全，無不良嗜好者。

二、戒期：①出家戒：十二月十五日（農曆十一月初四至同月廿二日止）

②在家戒：一月八日（農曆十一月廿二日至十一月廿八止）。

三、戒費：出家戒一律免費，在家戒一百元；短期出家五十元學生半費。

四、法衣：出家戒三衣、鉢、具、皆由本寺結緣。日常用品自備。

五、報名手續及日期：即日起至十一月十五日止（農曆十月初四日截止）

①填寫報名單一分（函索即寄）

②附最近二寸半身相片四張。

六、報到日期：①出家戒：十二月十五日（農曆十一月四日）。

②在家戒：一月八日（農曆十一月廿二日）報到。短期出家報名日期：十二月十五日（農曆十一月四日）

註：本屆短期出家為期七天，期滿後如欲發心參加禮懺，或服務常住求福慧者可隨喜參加。如參加光明燈辦法如下：

甲、一百元

乙、五十元。壇期之內設有延生、及往生位。

地址：檳城亞依淡極樂寺。 電話：(04) 683317 (04) 688653

靈山講堂佛學講座

歡迎各界蒞臨聽講

修養心性、充實人生，有許多途徑可循，例如欣賞音樂、閱讀書、練習書法與繪畫等，都能使你我的心靈豐收。為此，佛教靈山講堂策劃出一系列深具意義的活動，邀請多位精研國學專家，深通佛理名師，主持專題講座，每週六晚上七時半至九時三十分竭誠歡迎參觀。

地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廿一號七樓 電話：三六一三〇一五—六
七月六日中國佛教師範學院院長 淨行法師講——「佛教的心理分析」

十三日中國文化大學教授 李殿魁博士——「敦煌的佛教藝術」

二十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授 王熙元博士——「王維詩中的禪趣」

廿七日東吳大學教授 巴靈天先生——「禪與人生」

八月三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兼國文研究所所長 黃錦鉉博士講——「王弼以有為無的哲學」

十日美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 李玉珉小姐——「佛教藝術與佛理的關係」

十七日屏東師專教授 陳栢達先生——「念佛的原理」

廿四日國立海洋學院教授 樂炳南博士——「魏晉南北朝以前佛教與中國文化融合之過程——做為現代中國吸收西洋文化之借鏡」

卅一日當代國學大師 高明博士——「靈山會上所證悟的是什麼？」

九月七日東吳大學教授 陳榮波博士——「蕅益大師的易經觀」

菲大來信願寺聯辦

暑期佛學班

（馬尼拉訊）由菲律賓濱大乘信願寺瑞今老法師領導各寺院聯合主辦之暑期佛學班，於四月十五日開始上課，到五月廿四日結束，共六星期，授課六十節，凡九十小時，查是次舉辦之佛學講習班，可說是菲華佛教界三十年來的創辦，聚集佛門大德法師居士担任教師，由自立法師主講心經；正宗法師主講梵唄；陳珍珍居士教授國文，傳印法師、崇誠姑、董雲卿居士教授生活佛教，各以精闢獨特見解，發揮他們的專長，教授世學及佛學。而參加的學員將近百名，除正取生外，尚有選修旁聽生，年齡不拘，老、中、青、少共同學習，每節課座無虛席，真是法喜充滿。

在結業典禮時，除恭請瑞今老法師、自立法師、陳珍珍老師講話外；觀音寺許慧珍主講「我獻身為佛教」；圓通寺蔡秀聰主講「我所了解的佛法」；隱秀寺鄭麗雲作「聽心經的心得」報告；鄧玉霞代表旁聽生講話。由瑞今老法師頒發修業證書給各學員，並贈送紀念品與即將歸國之陳珍珍老師；各學員也聯贈禮物給信願寺及瑞今老法師以及各授課老師。結業典禮由天竺庵楊亞妙任司儀，靈鷲寺王寶珠致歡迎辭，陳霽齡致謝詞。最後全體學員合唱送別歌結束並攝影留念。

台中華佛教居士會

舉辦結夏安居活動

（台北訊）根據佛制，每年農曆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三個月，出家僧尼應安住寺內，專心修行；這就是所謂「結夏安居」。按四月十五日

至七月十五日之間係印度雨季，沙門釋子不能外出托鉢、參訪，因而擇一處定居共修。表示對三寶的護持，在家居士對結夏安居的出家眾提供物質上的資助，中華佛教居士會今年也照佛制，舉辦供養結夏安居僧伽活動，由該會常務理事朱斐居士全權負責。參加者，請於農曆八月十五日前用該會郵政劃撥帳戶〇〇一五三一六號，中華佛教居士會收或劃撥〇〇二〇二三四一四號菩提樹雜誌社代收亦可，請指定用於供僧。

又該會希望各地結夏安居道場從速說明參加人數，函告菩提樹朱斐居士以便籌辦供僧物品。

台中華佛教居士會成立

「佛教語文研究中心」

（本刊訊）出國深造早已蔚成風氣，事實上，也是一個不得已的必然步驟，但負笈國外有兩大困難必須克服，即財力與外國語文的能力。此二者有密切的連帶關係。去異國讀書，若所帶的金額不足，則可能引發安全感的喪失等問題，以致讀書不好，外國語文未見大改善，則得不到獎

學金。爲了生活，不得不打工，一打工就更沒有時間進修，蹉跎歲月，一事無成。故有鑒於此，本會青年委員會在徵得恆清法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佛學博士）、葉阿月居士（台大哲學系教授，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等熱心學者專家的鼎力贊助支持，隨即着手籌劃。按本研究中心以培養有志赴國外研究佛學的大專學生、研究生，以及同等學力的年輕出家法師研讀以梵、巴、藏、文和現代外國文（以英、日文爲主）書寫佛書能力爲目標。一期二年，每期三個月，分正式生（全修）和旁聽生（選修）兩種。正式生每期繳學費三千五百元，旁聽生按選修科目數繳費，每一科目八百元，凡屬本青年委員會會員可得優待。歡迎自即日起通信報名（只要提出簡單的自傳及未來讀書計劃，總字數不超過二百字）。名額則正式生限定五名，旁聽生十名。爲盡可能達到最高的教學效率，不得不徹底採小班制，敬請亮察。本研究中心是要爲我國佛教界造就研究佛學的人才。對學業優秀的學員，本研究中心將盡力給予推薦和資助。

捐款鳴謝

何澤霖居士	港幣2,000.00元
顧涵敬居士	港幣780.00元
林簡倩儀居士	港幣780.00元
趙楊佩羣居士	港幣780.00元
楊茵霓居士	港幣780.00元
蔡世亮居士	港幣500.00元
姚素珍居士	港幣500.00元
鍾季蔚居士	港幣300.00元
林漢坤居士	港幣200.00元
潮州普慶念佛社	港幣200.00元
劉逢吉居士	港幣200.00元
杜榮森居士	港幣100.00元
見仁法師	港幣100.00元
林少根居士	港幣50.00元
印順法師	港幣400.00元
林年同居士	港幣200.00元
劉逢吉居士	港幣125.00元
吳永猛居士	港幣150.00元
張明居士	港幣150.00元
妙法寺	港幣338.15元
總計	港幣8,633.15元

一六〇期收支報告

一、收入：	
捐款項下撥入	港幣 8,633.15元
發行收入	港幣 4,162.00元
總計	港幣 12,795.15元
二、支出：	
印刷費	港幣 7,999.35元
稿費	港幣 1,700.00元
郵費	港幣 1,695.80元
什費	港幣 1,400.00元
總計	港幣 12,795.15元

內明雜誌社謹啓

出版人 內明雜誌社
社長 釋敏智
發行人 釋金山
主編 沈九成

社址 香港新界青山道22號藍地妙法寺

Nei Ming Magazine Society

C/O Miu Fat Buddhist Monastery

22 Miu, Castle Peak Rd., Lamti, N.T. Hong Kong.

外埠流通處

美國 紐約美國佛教會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3070 Albany Crescent, Bronx, N.Y., 10463, U.S.A.

泰國 中華佛學研究社

Thai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ailand,
215/1 Phuphar Chai Rd., Bangkok, Thailand.

台北 中山北路六段231號二樓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 大坡大馬路二九八號南洋佛學書局

菲律賓 信願寺

1176, North St., Manila, Philippines.

加拿大 加拿大佛教會藏經法師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anada, 100 South Hill
Drive, Don Mills, Ontario, Canada.

印度 悟謙法師

The Husuan Tsang Buddhist Temple, P.O. Chowbaga,
Dist 24, Parganas, Calcutta-39, India.

香港 北角英皇道三九〇號亞洲大廈五樓C座佛經流通處

香港 灣仔道234號E2地下波文書局

香港 百德新街55號華納大廈五樓B香港佛學書局

九龍 金巴利道27號永利大廈二樓智源書局

承印者：文采印刷公司

電話：五七一六五四

佛元二五二九 中華民國七四年

八月一日出版

每册定價港幣肆元



